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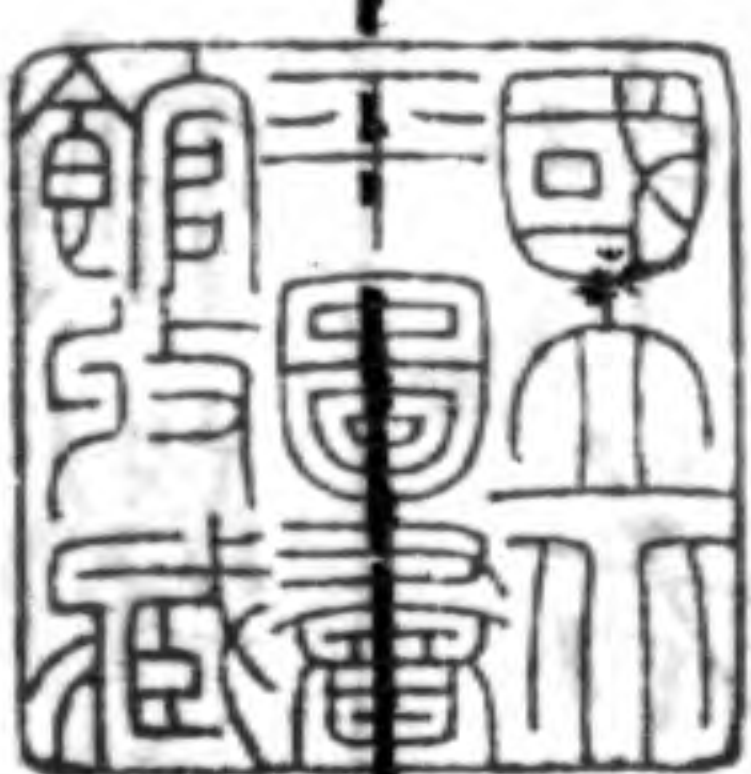




先生集卷第十

語錄

荊州所聞 甲申四月至乙酉十一



字囉館內庫
合流
陳麟瑞藏
書畫

先生曰自堯舜以前載籍未具世所有者獨文牒所
畫八卦耳當是之時聖賢如彼其多也自孔子刪定
繫作之後夏秦歷漢以迄于今其書至不可勝記人
之所資以為學者宜易於古然其間千數百季求一
人如古之聖賢卒不易得何哉豈道之所傳固不在
於文字之多寡乎夫堯舜禹皋陶皆併若稽古非無
待於學也其學果何以乎由是觀之聖賢之所以為

聖賢其用心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察之也
觀孔門弟子之徒其事師雖至於流離困餓濱於死
而不去非要譽而規利也所以甘心焉者其所求也
大矣流離困餓且濱於死有不足道者學者知此然
後知學之不可已矣

古之學者以聖人為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
人見聖人之難為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為可至則必
以為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
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為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
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
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為準

問曾西不為管仲而於子路則曰吾先子之所畏或
曰善管仲之所已為慕子路之所未就此說是否曰
孔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
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
也然則如之何曰管仲之功子路未必能之然子路
籛之御者則範我馳驅者也若管仲蓋詭遇耳曾西
仲尼之徒也蓋不道管仲之事
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或不言脩性惟揚雄言
之心不可無性不假脩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

記言近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佛氏
味順於道德之意蓋有之理於義則未也
聖人以為尋常事者莊周則夸言莊周之博乃禪家
呵佛罵祖之類是也如逍遙游養生主曲辟廣喻張
大其說論其要則逍遙游一篇乃子思所謂無入而
不自得而養生主一篇乃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而
已○問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何也曰至所
謂極也極猶室之極所處則至矣不是為不及上焉
則為過或者曰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處人如此
則是聖賢所以自待者常過而以其所賤者事君親

也而可乎然則如之何曰高明即中庸也高明者中
庸之體中庸者高明之用耳高明夫猶所謂至也
問或曰中所以為常權所以盡變不知權則不足以
應物知權則中有时乎不必用矣是吾曰知中則
知權不知權是不知中也曰既謂之中斯有定
所必有權焉是中與權固異矣曰猶坐於此室室自
有中移而坐於堂則向之所謂中者今不中矣堂固
自有中合堂室而觀之蓋又有堂室之中焉若居今
之所守向之中是不知權豈非不知中乎又如以一
尺之物約一寸而執之中也一尺而厚薄小大之體

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為中是無權也蓋五寸之執長短多寡之中而非扁薄小大之中也欲求扁薄小大之中則釋五寸之約唯輕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中庸之書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蓋所謂權也下段
舜禹之分利與善之間也利善之間相去甚微學者不可不知○為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於譏玩殊無惻怛愛君之意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何以事君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衰僻

氣不設於身體

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沖澹淡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

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老子曰公乃王

儒佛深處所窺杪忽耳見儒者之道分明則佛在其下矣今學之徒曰儒者之道在其下是不見吾道之大也為佛者既不讀儒書或讀之而不深究其義為儒者又自小也然則道何由明哉下曰也曰又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說者曰飲食必有祭是也曰如是則造次顛沛之際遑遽急迫甚矣欲不離仁仁

之道安在且飲食必有祭小人夷然豈能仁哉
孔子以其子妻公冶長以其兄之子妻南容說者曰
君子之處其子與處其兄之子固不同也曰兄弟之
子子也何擇乎誠如所言是聖人猶有私意也聖人
不容有私意若二女之少長美惡必求其對所妻之
先後未必同時安在其厚於兄而薄於已邪記此者
特言如是二人可託以女子之終身且聖人為子擇
配不求其它故可法也

或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此言勝
物而小之曰使聖人以勝物為心是將自小安能小
物聖人本無勝物之心身之所處者高則物自不得
不下耳○葉公以證父之攘羊為直而孔子以為吾
黨之直者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夫父子之真情豈欲
相暴其惡哉行其真情乃所謂直反情以為直則失
其所以直矣乞醢之不得為直或猶是也

周禮王燕則以膳夫為獻主說者曰君臣之義不可
以燕廢曰是不然此孟子所謂養君子之道也禮受
爵於君前則降而再拜燕所以待羣臣嘉賓也而使
之有升降拜揖之勞是以犬馬畜之矣故以膳夫為
獻主而主不自獻酌焉是乃所以為養君子之道而

原人繼粟庖人繼肉之義也

周禮凡用皆會唯王及后不會說者曰不得以有司之法制之曰有司之不能制天子也固矣然而九式之職冢宰任之王恣其費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九式論於王矣故王后不會非蕩然無以禁止之也制之有冢宰之義而非以有司之法故也

或曰書之終秦誓以見聖人之樂人悔過也故凡過而能悔者取其悔而不追其過可也今有殺人而被刑者臨刑而曰吾惟殺人以至此也仁者於此夫必哀而捨之曰書之有秦費二擔以誥帝王之誥命於

是絕故也其大意則言有國者不可廢誓於誓之中其事又有可取者則如秦之罪已而不責人是也若曰取其悔而已不外其過其既悔而有過也或不當罪乎聖人以恕待人於人之悔也嘉之可也如以悔為是而不問其改與不改則改過者跣矣故君子之取人也取其改不取其悔且殺人至於被刑而自狀其過蓋傷其死之不韞也使殺人而不必死其有悔乎靖之戰不敗則秦自以為功矣何以知之以濟河之師知之也濟河之師何義哉

君子務本言凡所務者惟本而已若仁之於孝悌其

本之一端耳。蓋為仁必自孝悌推之，然後能為仁也。其曰為仁與體仁者異矣。體仁則無本末之別矣。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無待乎推之也。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推之也。推之所謂為仁。且為人子者，亦好推之。問子貢貨殖，誠如史遷之言否？曰：孔門所謂貨殖者，但其中未能忘利耳。豈若商賈之為哉？曰：蠶遲請學稼學圃如何？曰：此友非為利也。其所願學，正許子立耕之意，而命之為小人者，蓋稼圃乃小人之事，而非君子之所當務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先生嘗夜夢人問王由足用為善，何以見語之曰：齊王只是和實故。是以為善如好貨、好色、好勇，與夫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其朴實可知。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入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

狼跋之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之過，諷何其安閒而不迫也。學詩者不在語言文字，當想其氣味。則詩之意得矣。

孟子言說大人，則顏之至於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若孔子則無此矣。觀鄉黨一篇與上

之流假使用之友何能為春姝昭如日星但說者斷以已意故有異同之論若義理已明春姝不難知也春姝始於隱其說紛紛無定論孟子有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姝作據平王之歲在隱公之三年也則隱公即位實在平王之貴自幽王為犬戎所滅而平王立於東遷當是時黍離降而為國風則王者之詩亡矣此春姝所以作也

易於咸卦初六言咸其拇六二言咸其腓九三言咸其股九五言咸其脢上六言咸其輔頰舌至於九四一爻由一身觀之則心是也獨不言心其說以謂有

心以感物則其應必狹矣唯忘心而待物之感故能無所不應其繇辭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思皆緣其類而已不能周也所謂朋從者以類而應故也故孔子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司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鑒者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或曰思造形之上極過是非思之所能及故唯天下之至神則無思也無思所以體道有思所以應世此為不知易之義也易所謂無思者以謂無所事乎思云耳故其於天下之故感而通之而

大夫言閭閻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以至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兒如此何暇蒞人禮曰賁賁為其近於君也敬長為其近於親也故孔子謂君子畏大人○孔子言由求為具臣曰弑父與君或曰不從也由求如是而已乎曰弑父與君言其大者蓋小者不能不從故也若季氏旅泰山伐顓臾而不能救之之事是已然則或許其升堂且皆在政事之科何也曰小事之失或未必皆從但自弑父與君而下或從一事則不得為不從若弑父與君則沒不從矣進此一等便為大臣如孔孟之事君是也故孔孟雖當亂世而遇庸暗之王一毫或不放過

事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家貧召入朝神宗欲優厚之令隸數局如登聞鼓深院之類庶幾俸給可贍其家夷甫一切受之不辭及正叔以白衣擢為勸講之官朝廷未使之隸它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為道也則今日之仕須是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之辭受取舍人豈能知之故常公之不辭人不以為非而程公之辭人亦以為是

王逢原才高識遠未必見道觀其所著乃高論怨誹

之流假使用之友何能為春姝昭如日星但說者斷以已意故有異同之論若義理已明春姝不難知也春姝始於隱其說紛紛無定論孟子有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姝作據平王之崩在隱公之三季也則隱公即位實在平王之昔自幽王為犬戎所滅而平王立於東遷當是時黍離降而為國風則王者之詩亡矣此春姝所以作也

易於咸卦初六言咸其拇六二言咸其腓九三言咸其股九五言咸其脢上六言咸其輔頰舌至於九四一爻由一身觀之則心是也獨不言心其說以謂有

心以感物則其應必狹矣唯忘心而待物之感故能無所不應其繇辭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思皆緣其類而已不能周也所謂朋從者以類而應故也故孔子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司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鑒者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或曰思造形之上極過是非思之所能及故唯天下之至神則無思也無思所以體道有思所以應世此為不知易之義也易所謂無思者以謂無所事乎思云耳故其於天下之故感而通之而

已今而曰不可以有思又曰不能無思此何理哉
或曰聖人所以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天下之弊耳
昔伊尹之任其弊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故伯夷
出而救之伯夷之清其弊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
故桀下惠出而救之柳下惠之味其弊多澹而寡潔
惡異而尚同故孔子出而救之是故伯夷不清不足
以救伊尹之任柳下惠不味不足以救伯夷之清此
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
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故孔子集
其行而成萬世之法然後聖人之道無弊其所以
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為終始也使
三聖人者當孔子之時皆足以為孔子矣曰何不思
之甚也由湯至於文王之時五百有餘歲其間賢聖
之君六七作其成就人中之衆至其衰世尤有存者
使伊尹有弊當時受世之久上之為君下之為臣皆
足以有為獨無以革之乎由周至于戰國之際又五
百有餘歲文武周公之化不為不淡使伯夷之弊至
是猶在則周之聖人所謂一道德以同風俗者殆無
補於世而獨俟一柳下惠邪况孔子去柳下惠未遠
若柳下惠能矯伯夷之清使天下從之其弊不應繼

鍾而作。而孔子救之。又何其遽也。且孔子之時。荷蓀
荷蓀接輿沮溺之流。必還者尚多也。則柳下惠之所
為。是果何益乎。故為聖人救弊之說者。是友不思而
已矣。夫伊尹固聖人之任者。然以為必於進。則不可
也。湯三使往聘之。然後幡然以就湯。不然將不從其
聘矣。則伊尹之不必進。可見。伯夷固聖人之清者。然
以為必於還。則不可也。方其辟紂。居諸海濱。以待天
下清聞。西伯垂養老者。則歸之。則伯夷之不必還。友
可見。若柳下惠。孔子蓋以謂直道而事人。孟子友偁
其不以三公易其介矣。友豈以同為味乎。由是觀之。
其弊果何自而得之邪。若曰孔子之道。所以無弊者。
四人者。相為終始。使三聖人當孔子之時。友皆足以
為孔子。此尤不可。孟子曰。伯夷伊尹不同道。又曰。自
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而伯夷伊尹不足以班之。
而其所謂同者。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
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而已。
彼為任。為清。為味。一節之。至於聖人者。也。其可以為
孔子乎。夫以三人為聖者。孟子發之也。而孟子之言。
其辨如彼。今釋孟子之言。安得彊為之說乎。雖然。此
孟子之言也。學者於聖人。又當自有所見。自無所見。

縱得孟子之旨何與吾事人當自取則長自無取也
問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何也曰其就湯也以三聘之
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然則何為事桀曰既就湯
則當以湯之心為心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不得已
而伐之也人歸之天命之身方其進伊尹以事桀也
蓋欲其悔過遷善而已苟悔過遷善則吾北面而臣
之固所願也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意而伊尹
遂相之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
之心哉

問伯夷伊尹柳下惠之行固不同矣使伯夷居湯之

世就湯之聘乎曰安得而不就然則湯使之就桀則
就之乎曰否何以知其然曰伯夷聞文王作興則歸
之室其就湯之聘然而橫取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
忍居也使之事桀蓋有所不屑矣然則其果相湯也
甯伐桀乎曰至天下共叛之桀為獨夫伯夷伐之友
何卹哉

或曰湯之伐桀也衆以為我后不卹我衆舍我播事
而割正夏而湯告以必往是聖人之任者也文王三
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是聖之清者也曰非也湯
伐桀雖其衆有不悅之言憚勞而已若夏之人則不

然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凶故彼徂之民室家相慶
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湯雖不往不可得矣文王之時
紂猶有天下三分之一民猶以為君則文王安得而
不事之至於武王而受罔有悛心賢人君子不為所
殺則或為囚奴或去國紂之在天下為一夫矣故武
王誅之夷不得已也孟子不云取之而燕民不悅則
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取之而燕民悅則
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由此觀之湯非樂
為任而文王非樂為清也會逢其適而已
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其善心而革其非不止就

事論事如論齊王之愛牛而曰是心足以王論王之
好樂而使之與百姓同樂論王之好貨好色好象而
陳周之先王之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而其
君肯聽豈不能堯舜其君

又曰孟子對人君論事句句未嘗離仁此所謂王道
也曰安得句句不離乎仁曰須是知一以貫之之理
曰一以貫之仁足以盡之否曰孟子固曰一者何曰
仁也仁之用大矣今之學者仁之體或未曾體究得
○齊王顧鴻雁麋鹿以問孟子孟子因以為賢者而
後樂此至其論文王夏桀之所以異則獨樂不可也

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憂民而勿為臺沼
苑囿之觀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則必語王以自樂
而廣其侈心是縱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當道
唯孟子之言常於豪髮之間剖析利害之所在使人
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廷則可以格君心
之非而其言易行也

或曰居今之世太就之際不必一一中節欲其皆中
節則道不得行矣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者其能直
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太就如孔孟雖
在戰國之時其進必以正以至終於不得行而死是

矣顧今之世獨不如戰國之時乎使不卹其太就可
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或曰以術行道而心正如何曰謂之君子豈有心不
正者當論其所行之是否爾且以術行道未免枉已
與其自枉不若不得行之愈也

宋慳以利說秦楚使之罷兵以息兩國之爭其心未
為過也然孟子力抵之蓋君子之事君其說不可惟
利之從苟惟利之從則人君所見者利而已彼有軌
吾謀者其說又利於我吾說必見屈矣故不若與之
談道理道明人自不能勝也所謂道理之談孟子之

仁義是也。王霸之佐其利義之間乎。一毫為利則不足為王矣。後世道學不明。人以顏子伯夷只作一節之士。若孟子之論。則是兩人者。豈清脩介潔者邪。如伯夷直許之以朝諸侯。一天下。顏子直許之以禹稷之事。○方太公釣於渭。不遇文王。特一老漁父耳。及朝用之。乃有鷹揚之勇。非文王有獨見之明。誰能知之。學者須體此意。然後進退隱顯。各得其當。○或曰。德而已矣。奚取於聰明。曰。徒取其德。或有有德而不聰明者。如此。則人得以欺罔之。何以濟務。故書。俾堯舜禹湯文武皆言其聰明。為是故也。其亦何

黃叔度學充其德。雖顏子可至矣。

一介之與萬鍾。若論利。則有多寡。若論義。其理一也。伊尹惟能一介。知所取與。故能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干駟弗眎。自後世觀之。則一介不以予人為太吝。一介不以取諸人為太潔。然君子之取予。達於義而已。予之齎取之微。雖若不足道矣。然苟害於義。又何多寡之間乎。孔子於西赤之富。不卹其請。於原憲之貧。不許其辭。此知所予者也。孟子言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此知所取者也。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
孟子備舜象憂夫憂象喜夫喜此語最宜味之夫舜之意唯恐不獲於象也則象喜舜自喜夫豈有偽乎是之謂不藏怒不宿怨

問象日以殺舜為事而舜終不為所殺何也曰堯在上天下豈容有殺兄者乎此語自是萬章所傳之謬據所載但云象傲而已觀萬章之言傲何足以盡之其言殺舜之時堯已妻之二女又使其子九男百官皆事舜於畎畝之中象必不殺但萬章所問其大意不在此故孟子當時亦不暇辨

孟子言舜之怨慕非淺知舜之心不能及此據舜惟不順於父母不謂其盡孝也凱風之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孝子之事親如此此孔子所以取之也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若乃自以為能則失之矣○顏子所學學舜而已蓋舜於人倫無所不盡也以為父子盡父子之道以為君臣盡君臣之道以為夫盡夫道以為兄盡兄道此孟子所謂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也孟子所憂夫憂不如舜耳人能以舜為心其學不患不進

問將順其美後世之說或成阿諛恐是引其君以當道曰然此正如孟子所謂是心足以王若曰以小易

大則非其情以謂見牛未見羊而欲以羊易牛乃所以爲仁引之使知王政之可爲是謂將順又曰詳味此一章可見古人事君之心

韓信用兵在楚漢之間則爲善矣方之五霸已自不及以無節制故也如信之軍脩武高祖即其卧内奪之印易置諸將信尚未知此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但信用兵能以術驅人使自爲戰當時亦無有以節制之兵當之者故信數得以取勝也王者之兵未嘗以術勝人然亦不可以計敗後世惟諸葛亮李靖爲知兵如諸葛亮已死司馬仲達觀其行營軍壘不覺

歎服而李靖惟以正出奇此爲得法制之意而不務僥倖者也古人未嘗不知兵如周官之法雖坐作進退之末算不有節若平時不學一旦緩急何以應敵如此則學者於行師擲衆戰陣營壘之事不可不講○史言成安君儒者故爲韓信所勝成安君豈真儒者哉若真儒必不爲韓信所詐如曰吾行仁義云耳人得而罔之是木偶人也夫兵雖不貴詐或人所不得而詐然後爲善觀戰國用兵中原之戰也若今之用兵禦夷狄耳力可以戰則戰勢利於守則守來則拒之去則勿追則邊鄙自然無事今乃反挑之且侵

其地已非理矣其決勝必取而至於用狙詐也又何足怪若賢將必不以窮闔遠討為事何用狙詐蓋夷狄之戰與中原之戰異夷狄難與較曲直是非惟持力耳但以禽獸待之可也以禽獸待之如前所為是矣○問今之為將帥者不必用狙詐固是柰兵官在人亦有智略者莫非狙詐之流若無狙詐如何使人曰君子無所往而不以誠但至誠惻怛則人自感動曰至誠惻怛可也然今之置帥朝除暮易若以至誠為務須是積久上下相諳其效方見卒然施之未必有補曰誠動於此物應於彼速於影響豈必在久如

郭子儀守河陽李光弼代之一誦令而金鼓旗幟為之精明此特其誦令各有體耳推誠或猶是也

正叔先生過范堯夫治所謂堯夫曰聞公有言作帥當使三軍愛之如父母是乎曰然非歟曰公第能言之耳未必能行也曰何以言之曰聞舊帥方卒公始代之便設筵張樂犒軍此所以知公之必不能使三軍愛之如父母也曰當時自合打散設筵張樂卻是錯曰打散或不可彼卒伍之所利者財食也使其不得財食則知新帥之所以不給賜財食者為舊帥之凶也夫舊帥之父母也今其凶未久而給賜如常卒

伍之愚忘其上以此取然則不能使之觀舊帥如父母則必不能使之以我為父母矣堯夫是日追送正叔曰若不遠出不聞此言之滋味首相身也對其不祖宗能用人命故曰太祖嘗曰我以一縑易一胡人首不過十萬匈奴之眾可盡唯能如此此所以能取天下今獲一切盜夫須以數十千賞之若只使一縑欲易一胡人首人必不為用唯不能用人命此所以必至於厚賞也觀祖宗時江南擅強河東未服兩浙川廣尚守巢穴方是時所有財賦特中原之地取其聚斂科派蓋不若今之悉也其後祖宗削平僭亂只刑所有不患乏財使如今日厚賞安能取天下陸宣公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數觀其奏議可見欲論天下事當以此為法宣公在朝自以不卿其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至於遷貶唯杜門集古方書而已可謂知進退者

呂晦叔真大人其言簡而意足孫莘老嘗言裕陵好問且曰好問則裕晦叔曰好問而裕不若聽德而聽人有非錙向強聒而不舍者呂晦叔曰錙向賈戚之卿此語可謂忠厚然向之眷眷於漢室而不忍去則是也至於上變論事夫可謂不知命矣

問以匹夫一日而見天子天子問焉盡所懷而陳之則事必有窒礙者不盡則為不忠如何曰事或須量淺淺孔子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易之恒曰浚恒凶此恒之初也故當以漸而不可以浚浚則凶矣假如問人臣之忠邪其親信者誰歟遽與之辨別是非則有失身之悔君子於此但不可以忠為邪以邪為忠語言之間故不無委曲也至於論理則不然如惠王問孟子何以利吾國則當言何必曰利宣王問孟子卿不同則當以正對蓋不直則道不見故也世之君子其平居談道甚明論議可聽至其出立

其心驗心

朝廷之上則其行事多與所言相戾至有圖王而實霸行義而規利者蓋以其學得之文字之中而未嘗以心驗之故也若心之所得則曰吾所以為已而已是故心迹常判而為二心迹既判而為二故事事違其所學

人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谷之說如此是使人主失仁心也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使其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

或曰特旨乃人君威福之權不可無也曰不然古者用刑王三宥之若案法定罪而不敢赦則在有司夫

惟
有
司
守
法
而
不
敢
移
故
人
主
得
以
養
其
仁
心
今
也
法
不
應
誅
而
人
主
必
以
特
旨
誅
之
是
有
司
之
法
不
必
守
而
使
人
主
失
仁
心
矣

荆
公
在
上
前
爭
論
或
為
上
所
疑
則
曰
臣
之
素
行
似
不
至
無
廉
恥
如
何
不
足
信
且
論
事
當
問
事
之
是
非
利
害
如
何
豈
可
以
素
有
廉
恥
劫
人
使
信
已
也
夫
廉
恥
在
常
人
足
道
若
君
子
更
自
矜
其
廉
恥
或
淺
矣
蓋
廉
恥
自
君
子
所
當
為
者
如
人
守
官
曰
我
固
不
受
賤
不
受
賤
豈
分
外
事
乎
○
理
財
作
人
兩
事
其
說
非
不
善
然
世
儒
所
謂
理
財
者
務
為
聚
斂
而
所
謂
作

心而已易之言理財詩之言作人似不如此

周
官
平
頒
其
與
積
說
者
曰
無
問
其
欲
否
槩
與
之
也
故
假
此
為
青
苗
之
法
當
春
則
平
頒
秋
成
則
入
之
又
加
息
焉
以
謂
不
取
息
則
舟
車
之
費
鼠
雀
之
耗
官
吏
之
俸
給
無
所
從
出
故
不
得
不
然
此
為
之
辭
耳
先
王
省
耕
斂
而
為
之
補
助
以
救
民
急
而
已
方
其
出
也
未
嘗
望
入
豈
復
求
息
取
其
息
而
曰
非
漁
利
也
其
可
乎
孟
子
論
法
以
謂
凶
年
糞
其
田
而
不
足
則
必
取
盈
焉
使
民
終
歲
勤
動
不
得
以
養
其
父
母
又
僨
借
而
益
之
是
為
不
義
今
也
無
問
其
欲
否
而
頒
之
夫
無
問
季
之
豐
凶
而
必
取
其
息
不
然

則以刑法加焉周官之意果如是乎必謂其息不烈
朝廷設法賣酒所在官吏遂張樂集妓女以來小民
此最為害教而必為之辭曰與民同樂豈不誣哉夫
誘引無知之民以漁其財是在百姓為之理夫當禁
而官吏為之上下不以為怪不知為政之過也且民
之有財夫須上之人與之愛惜不與之愛惜而巧求
暗取之雖無鞭笞以強民其所為有甚於鞭笞矣余
在潭州瀏陽方官散青苗時凡酒肆食店與夫俳優
戲劇之罔民財者悉有以禁之散錢已然後令如故
官賣酒舊嘗至是時夫必以妓樂隨處張設頗得民

利或以請不許往往民間得錢遂用之有方
常平法州縣寺舍歲用有餘則以歸官賑民之窮餓
者余為瀏陽日方為立法使行旅之疾病飢踣於道
者隨所在申縣縣令寺舍飲食之欲人之入吾境者
無不得其所也其事未及行而余以罪去官至今恨
錢塘內造什物守臣不知其數恣宦官所為至數年
未已傷財害民算此為甚使其器用一一得以奉御
茲固無嫌其實公得其一私得其十其十者非以自
奉則過奇技淫巧以自獻於上與夫宮嬪之譽幸者
此弊尤不可言使守錢塘必先奏上乞降所造之

數付有司為之以進庶幾宦官不得容其姦是雖於
事未有大補亦守臣安百姓節國用之一端也如此
而得罪則有名矣

或勸先生解經曰不設易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夫
傳而不習以處已則不信以待人則不忠三者胥失
也昔有勸正叔先生出易傳示人者正叔曰獨不望
學之進乎姑遲之覺老即傳矣蓋已老則學不復進
故也學不復進若猶不可傳是其言不足以垂後矣
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為

行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
經義今之治經者為無用之文徽忝科第而已果何
益哉

今所謂博學者特通歷代之故事而已必欲取堯舜
三代之法棘明而默識之以斷後世所為之中否而
去取焉蓋未能也孟子之學蓋有以為不足學而不
學者也余觀熙寧元豐之君子皆通曉世務而所取
以為證者秦漢以下之事而已故有為秦漢以上之
說者與之爭輒不勝若今之論事者多以三代為言
其實未必曉有能以三代之法一一與之剖析是非

有不戰而自屈者然此須深知三代致治之意方可
若周官之書先王經世之務也不可不講若有意於
世須是事事明了胸中無疑方能濟務如馬周以一
介艸茅言天下事若素宦於朝若非嘗學來安得生
知因論馬周言事每事須開人主一線路終是不如
魏徵之正如諫太宗避暑事親之道甚善然又曰鑿
輿之出有日不可遽止願示還期若事非是即從而
止之何用如此正孟子所謂月攘一雞者豈是以堯
舜望其君乎

褚遂良脩起居注唐太宗曰朕有不善友當記之乎
或為之言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友當記之曰此語
大善但人主好名則可以此動之耳未盡也夫君子
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
千里之外違之故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慎縱使
史官不記而民之應違如此雖欲自掩其不善其可
得乎

試教授宏辭科乃是以文字自售古人行已似不如
此今之進士使豪傑者出必不肯就然以謂舍此則
仕進無路故為不得已之計或是為貧或欲緣是少
試其才既得官矣又以僥求榮達此何義哉

朝廷立法臺察不許言天下利害諫官不許論人亡命為臺諫是使之言也而又禁之何理哉如命以中書舍人或升黜不當繳還詞頭則受屬它中書舍人為之命以給事中或有必行之事則不復過門下而所謂中書舍人給事中者夫受不整理且如此是不得其職矣不得其職則當去而今之君子安為之其義焉在常平司有支用雖是救取法當執奏近又免執奏之法關防甚密何可免也使吾輩得為常平官如此等事夫當辦明則知今之要路大抵難處也先王之時工執藝事以諫自此推之則當是時凡有職者皆得執其事以諫矣若人人有職事皆能思其利害以諫法度何憂不完政事何憂不成且古者百工猶能信度以申其說而今之侍從監司蓋內外之達官人主所親信者反未嘗知諫此又何理也

天生聰明時又所謂天生者因其固然而無作之謂也無所作聰明是謂憲天聰明憲天云者任理而已矣故伊尹曰視遠惟明聽德惟聰知此然後可與論人君之聰明矣或曰為人君須聰明有以勝人然後可以制人而止其亂曰天聰明期於勝人非也如人聽訟必欲即揣知其情狀是非或屢中若不任理

只是億度而已非所謂聰明故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人君如不聽德每事即搗知情狀是非所中雖多失人君之道矣謂之不聰明可也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尚譎諫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為有補若諫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蘇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則聞之者自然感動矣因舉伯淳咏溫公諸人糗飲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又泛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厚也

則詩溫厚

考槃之詩言永矢弗過說者曰擔不過君之朝非也矢陳也友曰永言其不得過耳昔者有以是問常夷甫之子左左對曰古之人蓋有眎其君如寇讎者此尤善理何則孟子所謂君之眎臣如犬馬則臣眎君如寇讎以為君言之也為君言則施報之道此固有之若君子之自處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心蓋如此考槃之詩雖其時君使賢者退而窮處為可罪夫苟一日有悔過遷善之心復以用我我必復立其執何終不過之有大抵今之說詩者多以文害辭非徒以文害辭也又有甚者分

析字之偏傍以取義理如此豈復有詩孟子引天生
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其釋詩也於其本文加
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其釋詩也於其本文加
四字而已而語自分明矣今之說詩者殊不知此
郭汾陽不問發墓之人雖古之齊物我者不能過
問謙安履齒折事識者不信是否曰此事未必無但
史於此友失之憶度安知其非偶然乎若破賊而喜
在謙安固不足怪然履齒必不為一時暹遽而致折
也○或謂人當無利心然後為君子曰以此自為可
也以此責人恐不勝責矣人但能於得處知辦義理

友自難得故孔子以見利息義稱成人而以見得思
義偁士焉此其辦也
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友易玷闕故君子處世當渾
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

溝洫之量不可以容江河江河之量不可以容滄海
有所局故也若君子則以天地為量何所不容有能
捐一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十金能捐十金而不顧
者未必能捐百金此由所見之熟與不熟非能真知
其義之當與否也若得其義矣雖一分不妄予友不
妄取

世之事鬼神所以陷於深諂者皆其不知鬼神之情
狀祭祀之深意也學者當求知之漢儒言祖有功宗
有德不毀所以勸也曰非也子孫之祭其親豈有功
德而後祭之乎若以為有功德然後祭是子孫得揀
擇其祖宗而尊之也豈事親之道哉秦少游以韋元
成為腐儒惡其建毀廟之議其說曰君子將營宮室
宗廟為先既庫為次居室為後夫營之先親而後身
則毀之先身而後親可知矣漢之離宮別館長楊五
柞已大修靡未聞其毀乃取韋元成毀廟之說亟行
之此元帝寢疾所以夢祖譴責也其後又復豈終可

◆改

乎曰審宗廟也則不容以所未當毀者而毀之矣
先王之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父為士子為大
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
以士支子不祭有事則祭于宗廟之家明非繼體也
如是則祭與不祭皆不可苟矣漢之廟在郡國蓋以
千數歲時皆諸侯王主祭豈古禮哉使漢祖宗有靈
當不享矣豈無度之廟致不享之祭以此事神尚不
欲毀邪以夢寐而復既未知鬼神之情狀引之為證
其說陋矣且誠如所論先王當行之矣先王豈不敬
神哉○耳餘之交相責之深相知之淺耳故不終

知合內外之道則顏子禹稷之所同可見蓋自誠意
正心推之至於可以平天下此內外之道所以合也
故觀其意誠心正則知天下由是而平觀其天下平
則知非意誠心正不能也茲乃禹稷顏回之所以同
也○問師也辟何以見曰語云堂堂乎張也難與竝
為仁矣蓋幾於辟然此其初也學於孔門者皆終有
進焉若子張後來論交曰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
容此豈介僻之流

孟子曰人之有四端猶其有四體也夫四體與生俱
生身體不備謂之不成人闕一不可夫無先後之次
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
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是特見後世為禮者之弊耳
先王之禮本諸人心所以節文仁義是也顧所用如
何豈有先後雖然老子之薄而未之者其意欲民還
淳反樸以救一時之弊而已夫果能使民還淳反樸
不友善乎然天下豈有此理夫禮文其質而已非能
有所增益也故禮行而君臣父子之道得使一日去
禮則天下亂矣若去禮是去君臣父子之道也而可
乎唯不可去此四端所以猶人之有四體也
今學者將仁小卻故不知求仁孔子曰若聖與仁則

吾豈敢孔子尚不敢當且罕言之則仁之道不亦大乎然則所謂合而言之道也何也曰由仁義則行仁義所謂合也洪範傳曰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唯天下至神為能與於此此為不知道與命也孔子之言道曰誰能出不由戶何算由斯道也其言命曰道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夫道非能使人由之命非能使人聽之人自不能違耳聖人雖至神以謂體道而至於命則可也若曰無所由無所聽將焉之乎且聖人未嘗不欲道之興以無可奈何故委之於命如使孔子必可以為周公之事其不為之乎可為而不為則是欲道之廢矣豈孔子之心哉故曰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者不知道與命之言也

洪範傳論水火金木土自然之數配諸人之一身皆有先後之序此有序乎夫五行在天地之間有則俱有故曰闕一不可今日有水然後有火有火然後有木有木然後有金有金然後有土雖常人皆知其不然矣然則謂精神魂魄意為有序失之矣

或問臺諫官如何作曰剝之象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夫

君子之於小人方其進也不可以驟去觀剝之象斯可見矣剝坤下而艮上坤順也艮止也此天理之不可易者也順而止之其漸而非暴之謂乎陰陽之氣消息盈虛必以其漸君子所尚蓋在於此

君子之治心養氣接物應事唯直而已直則無所事矣康子饋藥孔子既拜而受之矣乃曰丘未達不敢嘗此疑於拂人情然聖人慎疾豈敢嘗未達之藥既不敢嘗則直言之何用委曲微生高乞鄰醢以與人是在今之君子蓋常事耳顧友何害然孔子不以為直以所以辭康子之言觀之信乎其不直也維摩經云直心是道場儒佛至此實無二理學者必欲進德則行已不可不直蓋孔子之門人皆於其師無隱情者知直故也如宰我短晷之問之類

范濟美問讀論語以何為要曰要在知仁孔子說仁處最宜玩味曰孔子說處甚多尤的當是何語曰皆的當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友異只如言剛毅木訥近仁自此而求之仁之道友自可知蓋嘗謂曾子在孔門當時以為魯魯者學道尤宜難於它人然子思之中庸聖學所賴以傳者也考其淵源乃自曾子則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矣豈非魯得之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
乎由此觀之聰明辨智未必不害道而劉毅木訥信
乎於仁為近矣

呂吉甫解孝經義首章云是曾子力所不能問故孔
子以其未曉而盡告之曰豈有人未之曉而可以盡
告之乎觀孔子門人問為邦者惟顏子一人其它敢
為國者尚少今孝經所論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無不
及者若其力有未至而盡告之在孔子為失言於曾
子為無益豈聖賢教與學之道哉孔子云參也魯益
其初時而後語之以一以貫之曾子於此默喻則其
所得深矣猶以為魯是學於孔門者獨無所進乎觀
論語所載曾子將死之言孟子推明不事有若之意
又詳考子思孟子傳道之所自是特以魯終其身者
邪學有所患在守陳編而不能斷以獨見之明此其
於古人是非所以多失之也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終

亦古人是非所以多也

張學直祖思子若家誠中不非禮公辭具之則其
人若若子思孟子對前之門自吳林以魯魯其代
論語祖輝曾子謝氏之言一孟子辨則不律有求之意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一

新語錄二

京師所聞 丙戌四月至六月

李似祖曹令德問何以知仁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為
仁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久久自見因問似祖令德
尋常如何說隱似祖云如有隱憂勤卹民隱皆疾痛
之謂也曰孺子將入於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
心疾痛非在己也而為之疾痛何也似祖曰出於自
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
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二人退余從容問曰萬物與

我為一其仁之體乎曰然人豈余哉容問曰萬物
問論語言仁處何語最為親切曰皆仁之方也若正
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
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為親切
豐尚書稷嘗言少時見雪竇教人惜福云人無壽夭
祿盡則死昔元厚之死而復生於舍府見主吏謂之
曰君祿未盡它時官至兩府然須惜福乃可延元厚
之一生雖一椀飯或必先減而後食其餘其養皆不
敢過故身為執政壽逾七十雪竇之言於是可驗今
日賢人相高以侈視其費用皆是無益畢竟何補公
聞之曰此猶以利言也若以義言之則簞食萬鍾碩
吾所得為者如何耳

吳審律儀勸解易曰易難解曰及今可以致力若後
力衰卻難曰某嘗觀聖人言易便覺措辭不得只如
乾坤兩卦聖人嘗釋其義於後是則解易之法也乾
之初九潛龍勿用釋云陽在下也又曰龍德而隱者
也又曰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隱而未見行而未
成此一爻耳反覆推明至五變其說然後已今之釋
者其於它卦能如是推明乎若不能爾則一爻之義
只可用之一事易三百八十四爻爻指一事則是其

用止於三百八十四事而已如易所諫其果極於此
事若三百八十四事不足以盡之則一爻之用不止
於一事太明矣觀聖人於繫辭發明卦義尚多其說
果如今之解易者乎故某嘗謂說易須髣髴聖人之
意然後可以下筆此其所以未敢苟也

問邵堯夫云誰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畫
前有易何以見曰畫前有易其理甚微然即用孔子
之已發明者言之未有畫前益可見也如云神農氏
之耒耜益取諸益日中為市益取諸噬嗑黃帝堯舜
之舟楫益取諸渙服牛乘馬益取諸隨益噬嗑渙隨
重卦也當神農黃帝堯舜之時重卦未畫此理真聖
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故通變以宣民而易之道得矣
然則非畫前元有易乎

問牆有茨之詩若以為勸戒似不必存曰著此者欲
知此惡不可為耳所以不可為以行無隱而不彰雖
幽闇濶僻之中人亦可以知其詳也人之為惡多以
人算之知而害為之然終不能掩害為之者其初心
也至於不能掩益已無如之何耳豈其所欲哉此君
子所以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愆乎其所不聞也
自非狙詐之徒皆知義足以勝利然不為利疚而遷

者幾希如管仲夫知義故其所為多假義而行自王者之迭熄天下以詐力相高故常弱於利而不知反由孔子而後為天下國家不以利言者唯孟子一人守得定

九月丁卯子同生曰子同者正名其為桓公之子也猗嗟之詩序曰人以為齊侯之子其詩曰展我甥也則明莊公非齊侯之子矣以經考之莊公之生桓公之六季也至十八季始書夫人姜氏遂如齊而左傳因載申繻之諫與桓公適齊之事則前此文姜蓋未嘗如齊也未嘗如齊而人以莊公為齊侯之子春秋安得而不辨乎此春秋所以為別嫌明微也

閔二季書鄭弁其師觀清人之詩序可見矣文公惡高克使之將兵禦狄久而不召遂使眾散而歸豈非弁其師乎蓋惡其人而使之將兵以外之兵何罪故止罪鄭

齊桓公攘戎狄而封衛未嘗請命于天子而專封之也故春秋書城楚丘而不言其封衛蓋無取焉然則木瓜美桓公孔子何以取之曰木瓜之詩衛人之詩也衛為狄所滅桓公救而封之其恩豈可忘也欲厚報之不夫宜乎在衛人之義不得不以為美其取之

也。以衛人之義而已。若春妹褒貶示天下之公。故無取。○鄭季常作太學博士。言養士之道。當先善其心。今殊失此意。未知所以善之之方。曰。由今之道。雖賢者為教官。必不能善人心。曰。使荆公當此職。不知如何。曰。荆公為相。其道蓋行乎。當季。今日學法。荆公之法也。已不能善之矣。季常良久曰。如是如是。

與季常言。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大須着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為學。蓋自以為無可疑者。故其學。算能相當。如孔子門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

可去。答之以去兵。於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發孔氏民無信不立之說。若今之人問政。使之足食與兵。何疑之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子曰。知人。是蓋甚明白。而遲猶曰。未達。故孔子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教之由是而行之。於智之道。不其庶矣乎。然遲還而見子夏。猶申問舉直錯諸枉之義。於是又得舜舉皋陶。湯舉伊尹為證。故仁智棘盡其說。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直推至於曰。禮後乎。然後已。如使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答。便不復疑矣。蓋嘗謂古人以為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以進。季常曰。某平

生為學、夫常自謂無疑、今觀所言、方知古之學者善學。○問中庸只論誠、而論語曾不一及誠、何也。曰論語之教人、凡言恭敬忠信、所以求仁、而進德之事、莫非誠也。論語示人、以其入之之方、中庸言其至也。蓋中庸子思傳道之書、不正言其至、則道不明。孔子所罕言、孟子常言之、夫猶是矣。

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無偽焉、所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為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或敬也。故孟子之言義曰行吾敬而已。

問孔子許子路升堂、其品第甚高、何以見。曰觀其死猶不总结纓、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邪。苟非其人、則遑遽急迫之際、方寸亂矣。

問宰我於三季之喪、猶有疑問、何也。曰此其所以為宰我也。凡學於孔子者、皆欲窮究到無疑處方已。三季之喪、在它人於此不敢發之、宰我疑以基斷、故必求質於聖人、雖被深責、所不辭也。

四科之目、不盡孔門弟子之賢、非可指為定論。揚雄作太玄、準易此最為誑、後學後之人徒見其言。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十一
六
黷濫其數汗漫遂謂雄真有得於易故不敢輕議其實雄未嘗知易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既不可忘又不
可助長當如何着力曰孟子固曰至大至剛以直養
而無害則雖未嘗忘友不助長

溫良恭儉讓此五者非足以盡孔子然必聞其政者
以此耳

毋意云者謂無私意耳若誠意則不可無也

所謂時習者如嬰兒之習書點畫固求其似也若習
之而不似亦何用習學者學聖人夫當如此大槩必

踐履聖人之事方名為學習又不可不察習而不察
與不習同若今之學者固未嘗習而況於察

問何謂屢空曰此顏子所以殆庶幾也學至於聖人
則一物不留於胸次乃其常也回未至此屢空而已
謂之屢空則有時乎不空

億則屢中非至誠前知也故不足取

問操則存如何曰古之學者眎聽言動無非禮所以
操心也至於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佩玉登車則聞
牙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
焉故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夫博奕非君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子所為而云爾者以是可以收其放心爾說經義至不可踐履處便非經義若聖人之言豈有人做不得處學者所以不免求之釋老為其有高明處如六經中自有妙理却不淺思只於平易中認了曾不知聖人將妙理只於尋常事說了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人須能弘然後有容因言陳述古先生云丈夫當容人勿為人所容

旁招俊又列于庶佐宰相之任也今宰相欲擢任一人必令登對然後取旨用之夫人之賢不肖一見之頃安能盡知此蓋起於後世宰相不堪委任之過

荆公云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羲者陽也陽當宣著此說源流發於董仲舒然此正王氏心術之蔽觀其所為雖名為義其實為利

春秋正是聖人處置事處它經言其理此明其用理既明則其用不難知也

聖人作處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故以孔子之聖孟子止言其不為己甚而已

或問操心曰書云以禮制心所謂操也如顏子克己復禮最學者之要若學至聖人則不必操而常存楊雄言能常操而存者其唯聖人乎此為不知聖人論

及莊周言天人處曰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曰是友
天也若絡牛首穿馬鼻則不可謂之天論西銘曰河
南先生言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
殊所以為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
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或曰如是則
體用果離而為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且以一身觀
之四體百骸皆具所謂體也至其用處則履不可加
之於首冠不可納之於足則即體而言分在其中矣
○吾從周非從其文也從其損益之意而已

易言利見利用而終不言所以利故孔子罕言利或
謂死與鬼神子路所不得而問蓋不曉一致之理故
錯認聖人之言

宰我問三季之喪非不知其為薄也只為有疑故不
敢隱於孔子只此無隱便是聖人作處

問伯夷聖人猶有隘何也曰此自氣稟不同耳若觀
其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忠此是甚
力量

餘杭所聞 丁亥三月

周公東征邦君御事皆以為不可周公徒得十夫之
助決意征之禹征有苗會羣后誓之既已出師朝廷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上下宜無不以為當者而益以一言贊之禹遂振旅而還而苗夷隨格豈周公之德不逮禹乎蓋舜之時在廷莫非君子而天下已大治矣其敢逆命者獨有苗而已縱而不治未足為害如必欲誅之則太平之民自受其病矣故與其勤師遠伐不若脩德以待其來之為愈也若夫三監之叛其變起王室非可以夷狄待之也況又成王幼沖蒞政之初君子之道不勝小人誅而縱之其禍將不勝救矣當是之時雖無十夫之助周公亦不可已此所以必征之也易曰覓陸夬夬中行无咎其舜之事乎如往季靖州之師其出固有名若以舜之事言之其孰為得自靖為郡荆湖至今被其害

問帝乃誕敷文德則自班師之後然後敷之也敷文德之事何以見曰舜干羽是也古之習文武一道故干戈兵器也用之於戰陣則為武用之於舞蹈則為文曰敷文德云者已不為武備矣

人之生也直是以君子無所往而不用直直則心得其正矣以乞醯證父為直不得其正者也古之於幼子常示毋誑所以養其直也其養之也有素如此以怨報怨以德報怨皆非直也所謂直者公天下之政

惡而不為私焉耳曰如是則以德報德何以辨之曰所謂德非姑息之謂也友盡其道而不為私焉耳若姑息則不能無私矣曰人有德於我不奔而適遇所當施之者非吾意之所欲能不少有委曲如庾公之斯之於子濯孺子不友可乎曰然

問舜之嘗在廷之臣多矣至傳禹以天下而禹獨推皋陶何也曰舜徒得此兩人而天下已治故也禹總百揆而皋陶施刑內外之治舉矣古者兵刑之官合為一觀舜之命皋陶蠻夷猾夏是其責也則皋陶之職所施於外者為詳故皋陶雖不可以無禹禹不可以無皋陶是以當舜之欲傳位禹獨推之餘人不與焉孟子曰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而子夏亦言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蓋有見乎此忠信乃為進德之基本無忠信則如在虛空中行德何以進

問孔子於舊館人之喪遇於一哀而出涕遂晚駮以賻之曰吾惡夫涕之無從也而顏淵死子哭之慟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而不與何也曰遇於一哀而出涕者不期然而然也然哀有餘也故必有以文之此說駮之禮所由起乎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天喪予

則其存亡與之為一矣。故其哭之也，不自知其慟也。其於此矣，以文為文，非所以施於顏淵，則車之與不與也，惟義所在而已。

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弗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弗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身不誠，不說於親矣。今之君子，欲行道以成天下之務，反不知誠其身，豈知一不誠，它日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乎？故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夫以事上則上疑，以交朋友則朋友疑，至於無往而不為人所疑，道何可行哉？蓋忘機則非其類，可親機心一萌，驅鳥舞而不下矣。

○大學一篇，聖學之門戶，其取道至徑，故二程多令初學者讀之。蓋大學自正心誠意，至治國家天下，只一理，此中庸所謂合內外之道也。若內外之道不合，則所守與所行，自判而為二矣。孔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子思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孟子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皆明此也。

伊尹所以事君，愛無回互，唯知忠而已，所以能為放太甲之事。然如此而天下不疑，都誠意素著故也。因問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後世之為人臣者，不奉而違，遇此事而有伊尹之志，不知行得否？若行不得

是伊尹之事不可法於後也。曰若有伊尹之志其素行足信何為不可但觀蜀先主當時以其子屬諸葛孔明曰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君自取之備死孔明操一國之權當時軍國大務人林進退唯孔明是聽而蜀之人或算之疑也蓋孔明自非篡弒之人其素行足信也若如司馬懿其誰信之伊尹之事自後世觀之以為異其實亦所謂中道

問成湯放桀惟有慙德何也曰橫渠嘗言湯武之功聖人之不奉也若論君臣之義則為臣而事其君當使其君如堯舜乃是既不能使其君如堯舜至其君得罪於天下而放之豈其所欲哉成湯之事以言順乎天而應乎人何慙之有然自人情觀之既以堯舜之禪為盡善則征誅而有天下安能無媿乎

問文姜與齊侯淫詩人以不能防閑其母刺莊公莊公固當濫罪乎曰固可罪也觀載驅之詩言魯道有蕩則魯之君臣蕩然無以禁止之也夫君夫人之出入其威儀物數甚備其曰齊子夕發又何其易乎禮婦人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既曰從子子乃不能防閑之恣其淫亂於誰責而可乎許穆夫人思歸唁其兄而義不得其賦載馳之詩曰大夫君子無我

論莊公不防文姜之非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十一 文四十四

有尤是雖欲歸不可得也曰凱風何以美孝子曰不能安其室是求嫁也嫁猶以正非如姜氏之淫于齊也又此詩之所取特美其負罪引慝而已若叔于田之詩序所謂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其刺之蓋與猗嗟之刺莊公同意

或曰呂吉甫云管仲今人未可輕議之如列子所載仲論隰朋之為人上忘而下不叛媿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又如論語僂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則其所能者亦可謂高矣如仲者但不如孔子氏何可輕議曰此未見仲小器之實也若管仲只不如孔子曾西何以不為

艮止也止其所也故繫辭曰止萬物者莫善乎艮又曰成言乎艮艮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止於此矣復出乎震不終止也故艮卦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誠意所寓故也古人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本於誠吾意而已詩書所言莫非明此者但人自信不及故無其效聖人知其效必本於此是以必由也或曰正心於此安得天下復平治曰正心一事自是人未嘗淡知之若淡知而體之自有

其效觀後世治天下皆未嘗識此然此亦惟聖人力
做得徹蓋心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一毫少差即
不得其正自非聖人必須有不正處然有意乎此者
隨其淺深必有見效但不如聖人之效著矣觀王氏
之學蓋未造乎此其治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脩身
之潔宜足以化民矣然卒未逮王文正呂晦叔司馬
君實諸人者以其所為無誠意故也明道常曰有關
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蓋深達乎此
囚問顏子克己欲正心邪曰然

或問經綸天下須有方法否須卜氣運轉得行曰天

保以上治內來薇以下治外先王經綸之返也其效
博矣然觀其作處豈嘗費力本之誠意而已今應鳴
四牡諸詩皆在先王所歌以燕羣臣勞使臣者也若
徒取而歌之其有效乎然則先王之用心蓋有在矣
如書堯典序言克明俊德以至親睦九族平章百姓
協味萬邦法度蓋未及也而其效已臻黎民於變時
雖然後乃命羲咻欽若昊天之事然則法度雖不可
廢豈所宜先

未見易而玩易之文以言易若說得淺即不是聖人
作用處若說得淺常人之談耳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因言秦漢以下事曰亦須是一一識別得過欲識別
得過須用着意六經六經不可容易看了今人多言
要作事須看史史固不可不看然六經先王之迹在
焉是夫足用矣必待觀史未有史書以前人何以為
據蓋孔子不存史而作春秋春秋所以正史之失得
也今人目是不留意六經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學瘡
博而道瘡遠若經術明自無工夫及之使有工夫及
之則取次提起一事便須斷邊處置得行何患不能
識別

盥而不薦初未嘗致物也威儀度數或皆未舉而已
有孚顛若其所以交於神明者蓋有在矣又云禮莫
重於祭祭莫重於灌蓋求鬼神於幽陰之時未致其
文於此而能致誠以格鬼神則自灌而往其威儀度
數足觀矣若不究其實而徒以繇文從事何足觀乎
故孔子嘗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蓋歎
時也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又曰二簋可
用音其不費物而費誠如此又云古人所以交神而
接人其道一主於誠初無二也故曰明則有禮樂幽
則有鬼神幽明本一理故所以感之者夫以一理聖
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所謂神道誠意而已誠意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天德也

又云無誠意以用禮則所為繇文末節者偽而已故老子絕滅禮學而曰忠信之薄亂之首也

予欲觀古人之象汝明非謂明其禮意也衣服所以

示有德五服五章或非其稱不明孰甚焉

棠棣之言朋友不可相責望蓋君子恕以處朋友也

若為人朋友所以自處則不可爾周官以孝友睦婣

比鄰考人之行若不可責人聖人何以制法夫鄰里

鄉黨力足以相助相持猶不敢不勉而況於朋友乎

○問所解論語犯而不校處云視天下無一物非仁也故雖犯而不校此如四海皆兄弟之義看否曰然仁者與物無對自不見其有犯我者更與誰校如孟子言仁者無敵亦是此理

龜山先生集卷之十一

予言二皆無病亦吳地
二皆與無機自不見
出姑觀此而不對此
四節皆與樂之善者否曰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二

語錄三

餘杭所聞

楊雄云多聞守之以約多見守之以卓其言終有病
不如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為無病
蓋博學詳說所以趨約至於約則其道得矣謂之守
以約卓於多聞多見之中將何守見此理分明然後
知孟子之後其道不傳知孟子所謂天下可運於掌
為不妄

正心到寂然不動處方是極致以此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其於平天下也何有

曾子開不以顏色語言假借人其慎重為得大臣之體於今可以庶幾前輩風流者惟此一人耳

齊戰在聖人何以慎曰齊所以事神戰所以用民命

固當慎也曰孔子云我戰則克祭則受福何也曰此

非聖人之言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必也臨事而懼好

謀而成又敢自謂其能克乎夫祭之為道初不為致

福故祭祀不祈君子於其親春祫祭祀以時思之其

它所祭報本反始而已何求福之有又曰武王三分

天下有其二度德量力皆足以勝受而無疑焉而曰

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是不殺必其

戰之勝也而記偁孔子之言曰我戰則克必不然矣

○問或謂人主之權當自主持是否曰不為臣下斂

其威柄此固是也書偁湯曰用人惟已而孟子夫曰

見賢焉然後用之則人君之權豈可為人所分然孟

子之論用人去人殺人雖不聽左右諸大夫之毀譽

亦不聽國人之公是非因國人之公是非吾從而察

之必有見焉而後行如此則權常在我矣若初無所

見姑信已意為之夫必終為人所惑不能固執矣

問或謂衛於王室為近懿公為狄所滅齊桓公攘戎

狄而封之當是時夷狄橫而中國微桓公獨能如此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為其功如此也觀晉室之亂胡羯猖獗於中原當是時只為無一管仲故顛沛如此然則管仲之功後世信難及也曰若以後世論之其功不可謂不大自王道觀之則不可以為大也今人只為見管仲有此故莫敢輕議不知孔孟有為規模自別見得孔孟作處則管仲自小曰孔孟如何曰必也以天保以上治內以來薇以下治外雖有夷狄安得遽至中原乎如小雅盡廢則政事所以自治者俱凶四夷安得而不交侵中國安得而

不微方是時縱能救之於已亂雖使中國之人不至被髮左衽蓋猶賢乎周衰之列國耳何足道哉如孟子所以敢輕鄙之者蓋以非王道不行故也曰然則孔子何為淡取之曰聖人之於人雖有毫末之善必錄之而況於仲乎若使孔子得君如管仲則管仲之事蓋不暇為矣

問或謂今世直道難行必有術焉若事事要是自立不任道如何行得觀周勃狄仁傑之在漢唐必須優柔浸灌蒙恥忍垢俟時而後發故功成事遂如必危言極論則速禍無補矣曰學者當以聖王為師如周

勃何人而可取法勃之不為祿產戮也幸矣觀其提此軍而入也彌於衆曰為劉氏者左袒此最為無謀設使當時呂氏之黨先有以固結衆心皆為之右袒何以處之非唯皆右袒只使左右袒者相半夫不能沒勝矣豈不危乎曰勃須知衆皆為氏故為此說曰既知其皆為氏則此說尤為贅語為勃之計但當問義之所在以義驅之可也如當時平勃兩人俛首以事呂后其在平則或有謀在勃驅之為亂亦固從之矣此何可保觀勃初無學術亦無智略庸謬人耳方文帝諭之就國畏帝以事誅之至使人以兵甲左右

為衛若果君命見誅勃殆將何以所自衛者叛乎此尤可笑也後之人多以成敗論人物故如勃者得與忠賢之列夫可謂奪矣狄仁傑在武后時能撥亂反正謂之社稷臣可也然夫何嘗挾數任術觀史氏所載其議論未嘗不以正當時但以母子天性之說告遂后其濱於死者友屢矣卒至武后怒而言曰還汝太子夫豈嘗姑務柔從以陰幸事之成乎孟子曰君子勦業乘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人臣之事君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可也豈可枉已以求難必之功乎又言西漢之士多尚權謀戰國

餘俗也。觀高祖時，只有一張子房，乃君子人。其它少
 有可取者。又言班固稱高祖謂王陵少戇，可以佐陳
 平。然安劉氏者，必勅此語。蓋未驗也。陳平獨任事甚
 久，王陵一言而免，終不曾佐得陳平。平獨任，夫無變
 ○孟子言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
 能格君心之非，蓋人與政俱不足道，則須使人君心
 術開悟，然後天下事可循序整頓。然格君心之非，須
 要有大人之德。大人過人處，只是正己。正己則上可
 以正君，下可以正人。今之賢者，多尚權智，不把正己
 為先。縱得好時節，終是做不徹。或謂權智之人，友可
 以救時，據其所見，正不欲得如此。人在人君左右，壞
 人君心術。

因言人君諭臺諫言事，若事當言，可以言否。曰：英宗
 朝，傅欽之奏劄，子上不從。因言臺諫有合理會事，却
 不理會。欽之曰：不知方今合理會者，是何事。上曰：何
 不言蔡襄。欽之云：若襄有罪，陛下何不自朝廷竟正
 典刑，責之安用。臣等言：上曰：欲使臺諫言其罪，以公
 議出之。欽之云：若付之公議，臣但見蔡襄辦山陵事，
 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為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
 ○因言特旨及御筆行遷事。曰：仁宗時，或勸云：陛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二

下當收攬權柄勿令人臣弄威福 仁宗曰如何收攬權柄或曰凡事須當自中出則福威歸陛下矣

仁宗曰此固是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自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則可如有不是難於更改不如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以為不復則臺諫得言其失於是改之為易矣據 仁宗識慮如此天下安得不治人君無心如天 仁宗是也

曾子開端嚴可畏有大臣之風若其輩流雖位崇望重少不以言語禮兒牢籠人者殊為失體

章郇公在私第子弟有夜叩門稟事者公曰若是公

事

事明早來待漏院理會若是私事即於堂前夫人處稟覆在中書一日坐處地陷徐起使人填之不以為怪家人聞之甚憂及公還家夫不言至鮑公與弟虞部者對飲虞部問公今日聞中書地陷是否曰中書地何干汝事竟不言前輩大抵有此氣象卒乍搖撼不動

為政要得厲威嚴使事事齊整甚易但失於不寬便不是古人作處孔子言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又曰寬則得衆若使寬非常道聖人不只如此說了今人只要事事如意故覺見寬政悶人不知權柄在手

程子視民如傷

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
虐百姓耳然寬大須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唯務寬
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已操縱
予救總不由人儘寬不妨伯淳作縣常於坐右書視
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媿於此觀其用心應是
不錯決撻了人古人於民若保赤子為其無知也常
以無知怒之則雖有可怒之事或無所施其怒無知
則固不察利害所在教之趨利避害全在保者今志
子若無人保則雖有坑窞在前蹈之而不知故凡事
疑有後害於民所見未到者當與它做主始得州縣
近來勸誘富民買鹽勸誘即須有買者但異時令百
姓買鹽其初或令勸誘百姓名一入官以後便不可
脫為民父母豈可暫時罔之使之終身受其害

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
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
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
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
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不足為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
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卻言聖人之

教人性非所先永叔論列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
但於性分之内全無見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
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或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
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
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問如管仲之才使孔子得志行乎天下還用之否曰

管仲高才自不應廢但紀綱法度不出自它儘有用
處曰若不使它自為或不肖還聽時如何曰如此則
聖人廢之不問其才因言王道本於誠意觀管仲才
有是處但其意別耳如伐楚事責之以包茅不貢其

管仲

朱冲施貧

言則是若其意豈為楚不勤王然後加兵但欲楚尊
齊耳尊齊而不尊周管仲友算之詰也若實尊周專
封之事仲豈宜為之故孟子曰五霸假之也蓋言其
不以誠為之也今蘇州朱冲施貧度僧置安樂院給
病者鑿藥人賴以活甚眾其置物業則厚其直及其
收息則眎眾人所取而輕之此皆是好事只為其意
正在於規利而竊譽於人故人終不以好人許之仲
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而孟子直截不比數之其意
未猶此也又言自孟子後人不敵小管仲只為見它
不破近世儒者如荆公雖知卑管仲其實未識它未

盡沉於餘人。人若知王良善與嬖奚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之意，則管仲自然不足道。又言管仲只為行詐，故與王者別。若王者純用公道而已，又言霸者之民驩虞如也，治民使之驩樂，有甚不得。但如所謂皞皞如也，則氣象便與霸者之世不同。蓋彼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夫不教人喜，夫不教人怒。

堂中言乘舟事最好。然元祐舟不知為甚，椿得太重，及紹聖時不知卻如何。夫偏多載了，據此兩舟所載者，因何物得重？今當減去何物，則適平。若被人問到此，須有處置。始得如是，本分處置得事之人，必須有規矩繩墨。一一調味得，是不令錯了。若只說得總腦，便休。夫不濟事。孟子言天下可運於掌，如彼所言天下誠可運於掌也。

謂曾見志宣云上合下，便執得繼述兩字，牢更不可易。因言繼述兩字自好，但今用之，非是當時自合說。與真箇道理，且好債好色。孟子猶不鄙其說，而推明之。而況上有繼述之意，豈容無所開道，而使小人乘間謬為邪說，以進則其末流激成今日之弊，不足怪矣。夫繼述之說，始於記所稱武王周公，今且舉周公。

一二事明之文王耕者九一至周公則受而為徹文
王關市譏而不征至周公則征之武王克商乃反商
政政由舊逮周公七季制禮作樂昔者文武所由之
政安在聖人作處唯求一箇是底道理若果是雖紂
之政有所不革果非雖文武之政有所不因聖人何
所容心因時察理欲天下國家安利而已且如

神考十九季間艱難勤苦制為法度蓋欲以救時弊
使百姓也假百姓則其志救時弊則其事此獨不當
繼述乎今繼述之以救時弊使百姓也是夫神考
而已釋此不務乃欲一二以循熙豐之迹不然則為

不孝此何理也且如祖宗有天下百有餘季海內安

樂其法度豈皆不義

神考一起而受之

神考夫

謂之不孝可乎自唐未至五代禍亂極矣太祖

太宗順人心定天下傳數世而無變此豈常人做得

然而法度不免有弊者時使之然爾若謂時使之然

則神考之法豈容獨能無弊補偏救弊是乃神

考所以望乎後世也何害於繼述而顧以為不孝乎

今之所患但人自不敢以正論陳之於上恐有滯礙

妨嫌若吾輩在朝廷須是如此說始得其聽不聽則

有去就之義焉議論不知道理所在徒有口辨即勝

它識道理人不過如戰國說士遇孟子便無開口處
○問或謂荆公晚年詩多有譏誚 神宗處若下註
脚儘做得謗訕宗廟它日或拈得出曰君子作事只
是循一箇道理不成荆公之徒箋註人詩文陷人以
謗訕宗廟之罪吾輩也便學它昔王文正在中書寇
萊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了印萊公須勾吏人行遣
它日密院吏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
正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有是否
曰不是文正曰既是不是不可學它不是更不問如
今日所罪謗訕宗廟毀謗朝政者自是不是是先王之

時惟恐不聞其過故許人規諫至於舜求言乃立謗
木是真欲人之謗已也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
敬德蓋聖人之於天下常懼夫在己者有所未至故
雖小人怨詈或使人主自反詩三百篇經聖人刪過
皆可以為後王法今其所言譏刺時君者幾年不知
當時遭謗訕之罪者幾人夫禁止謗訕自出於後世
無道之君不是美事何足為法若祖宗功德自有天
下後世公議在豈容小己有所抑揚名之曰幽厲雖
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夫為人子孫豈不欲聖賢其
祖考但公議以惡名歸之則雖欲改之不能得也其

曰名之曰出厲當時誰實名之。茲豈獨其子孫之不孝乎。如此在人主前開陳，乃是正理。今之君子，但見人言繼述，亦言繼述。見人罪謗，亦欲求人謗。訕之過罪之如此，只是相把持。正理安在。如元祐臣寮章疏論事，今乃以為謗訕。此理尤非。使君子得志，須當理會。今分明今反謂它門，亦嘗謗訕，不唯效尤。隸是使元祐賢人君子，愈出脫不得濟甚事。

言季常在京時嘗問正心誠意如何，便可以平天下。與之言後世自是無人正心。若正得心，其效自然如此。此心一念之間，豪髮有差，便是不正。要得常正，除

非

非聖人始得。且如吾輩還假便道自己心得其正，否此須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於喜怒哀樂之後，能得所謂味致中和，則天地可佐，萬物可育。其於平天下，何有。因論孟子直以禹稷比方顏子。只顏子在陋巷時，如禹稷事業，便可為之。無難。若正心誠意不足以平天下，則禹稷功巍巍如此。如顏子者如何做得。

問伯夷柳下惠如何見得能朝諸侯。一天下曰：只翰顏子在陋巷，便做得禹稷事業，則夷惠之能朝諸侯，一天下可知。聖人之得邦家，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自是

力量不同如夷惠之風能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鄙夫寬薄夫敦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則其未有為之時人固已心說而誠服之矣使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其效宜何如

叔孫通作原廟是不使人主改過而教之恥過作非也此為萬世之害今太廟却間了只嚴奉景靈宮是舍先王之禮而從一謬妄之叔孫通也豈不過乎

因讀東坡咏淵明形影神詩其影答形云君如煙上火火盡君乃別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滅曰影因形而有無是生滅相故佛嘗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

影正言其非實有也何謂不滅它日亦嘗讀九成臺銘云此說得之莊周然而以江山吞吐草木俯仰衆竅呼吸鳥獸號鳴為天籟此乃周所謂地籟也但其文精妙讀之者或不之察耳

言荊公云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是未知性命之理其曰使我正所謂使然也然使者可以為命乎以命在我為性則命自一物若中庸言天命之謂性性即天命也又豈二物哉如云在天為命在人為性此語似無病然或不須如此說性命初無二理第所由之者異耳率性之謂道如易所謂聖人

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也

謂常問志寧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其理是否志寧

曰是曰若爾公何不殺人放火志寧無語

揚雄云學所以脩性夫物有變壞然後可脩性無變

壞豈可脩乎惟不假脩故中庸但言率性尊德性孟

子但言養性孔子但言盡性

因論荊公法云青苗免役亦是法然非藏於民之道

如青苗取息雖不多然歲散萬緡則效民二千緡入

官既入官則民間不復可得矣免役法取民間錢雇

人役於官其得此錢用者蓋皆州縣市井之人不及

鄉民鄉民惟知輸而已而不得用故今鄉民多乏於

財也青苗二分之息可謂輕矣而不見有利於百姓

何也今民間舉債其息少者亦須五七分多者或倍

而夫不覺其為害曰惟其利輕且官中易得人徒知

目前之利而不顧後患是以樂請若民間舉債則利

重又百端要勒得之極難故人得已且已又青苗雖

名取二分之息其實亦與民間無異蓋小民既有非

不得已而請者又有非不得已用之且如請錢千或

遇親舊於州縣間須有酒食之費不然夫須置小小

不急之物只使二百錢已可比民間四分之息又請

此條論青苗利
害甚明白案城
劉子雖痛切却
有說不去處

納時往來之用與官中門戶之賂遺至少夫不下百錢況又有胥吏追呼之煩非債不行而公家期限又與私家不同而民之畏法者至舉債以輸官徃徃沿此遂破蕩產業者固多矣此所以有害而無利也或云官中息輕民得之可以自為經營歲豈無二分之息乎蓋未之思也若用之商販則錢散而難集正公家期逼卒收不聚失所指準其患不細徃季富家知此患也官中派之請不得已請而藏之比及期出私錢為息輸之官乃無患然使民如此是無事而侵擾之也何名補助之政乎

翠霖送正叔先生西遷道宿僧舍坐處背塑像先生令轉倚勿背霖問曰豈以其徒敬之故亦當敬邪正叔曰但其人形兒。俊不當慢。因賞此語曰孔子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蓋象人而用之其流必至於用人君子無所不用其敬見似人者不忽於人可知矣若於似人者而生慢易之心其流必至於輕忽人

孟子言仁者如疾蓋生於子思疾有似乎君子之說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蓋生於孔子以言必信行必果為硜硜然小人之說

收

學校養士反不如居養安濟所費之多如餘杭學今止有三十人而居養安濟乃共有百餘人居養安濟人給米二升錢二十為士者所給如其數加四錢耳而士未必常在學也則其所費固寘於彼矣若其所養實是窮民疾病者誠善然所養止浮浪游手之徒耳夫厲良民而養游手是何政事近詔又收養季五十者自此徃徃來者益多所費當益廣夫季五十則子自可昏女自可嫁安得為無告之窮民乎又其所養多聚異鄉之人不許根問來處則雖有父子夫婦官吏何緣得知故其弊為甚若只許土着人就本貫

收養或易為檢察而其弊減矣

因看合浦論無為軍役法曰天下役法多有不同處如所論與潭州處置全別潭州紹聖間所定皆出公之手又言吏有祿本要養其廉恥及不廉故可從而責之此為待之盡然或須養得過方得若養它不過不如勿給徒費財耳何則彼為吏於此蓋欲以活父母妻子故為之今也養之不過雖有刑戮在前寧免其受賕乎如法曹之俸月十千而法司乃十二千則法吏之祿為過於法官又常平吏人月給六千此乃可責之以不受賕其餘千錢或二三千而已給紙札

尚不足安能活其家則其執須至乞覓如必若法司
常平吏人重其祿則財用之費無所從出兼是吏祿
吏有不用多給者如學士茶鹽司吏人近制祿皆不
減十千彼有何事難作何情弊而可以當此祿乎
若此雖謂之妄費可也

民之於上不從其令而朝廷惟以言論之空其以為
虛文而算之聽也今天下非徒不從上令而有司吏
不自守成法觀官吏所奉行惟奉行朝廷之意而已
若皆守法則法亦自足以致治且如役法者長許募
而不許差輒罷者徒二季然法當募上戶其傭二千

錢遂州縣定此餘杭所定豈有上戶有利若干錢而
願役於官乎上戶不願則其執須至彊使為之是名
募而實差也其如法何又如近日買翎毛郡不敷諸
縣令買者以於法不許抑派故也然翎毛非人所常
有而郡中文移督責諸縣但使之催人以其所收藏
翎毛輸之官若縣中只依法行遣安得辦集其執亦
須至抑派是名味買而實抑派也如此者皆法之不
可行者也法至於不可行則人惟意之從而已

立法要使人易避而難犯則必行而無赦此法之所
以行也令法太嚴密直使人於其間轉側不得故易

犯是以犯法之人官吏多不必行法必宛轉為犯者
之地法如何行得

人各有勝心勝心去盡而惟天理之循則機巧變詐
不作若懷其勝心施之於事必以一己之是非為正
其間不能無窒礙處又固執之不移此機巧變詐之
所由生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知命只是事
事循天理而已循天理則於事無固必無固必則計
較無所用

神考問伯淳王安石如何人伯淳云安石博學多聞
則有之守約則未也又嘗問是聖人否伯淳云詩傳
周公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聖人蓋如是若安石劉福
自任恐聖人不然

問子思之不使白也喪出母也是乎曰禮適子不為
出母服曰何也曰繼體也

問陳莊子死計於魯縣子謂謬公哭之而曰有變而
哭之有畏而哭之夫哭之也以畏何也曰以言世有
然也非古之禮也若古之大夫則束脩之問不出竟
故生無相問其死也何計告之有哉後世國亂而君
昏為臣者交政於中國故生則同盟死則計告非禮
也故春秋因其卒而書之所以著其罪也

仲素問橫渠云氣質之性如何曰人所資稟固有不
同者若論其本則無不善蓋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
無不善而人則受之以生故也然而善者其常也亦
有時而惡矣猶人之生也氣得其味則為安樂人及
其有疾也以氣不味則反常矣其常者性也此孟子
所以言性善也橫渠說氣質之性又云人之性有剛
柔緩急彊弱昏明而已非謂天地之性然也今夫水
清者其常然也至於汨濁則沙泥混之矣沙泥既去
其清者自若也是故君子於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
其澄濁而求清之議歟

因見王逢原文集曰此高論怨誹之人也它日嘗曰
此子才則高矣見道則未

中庸濂溪多見於孟子之書其所傳也歟

徐師川歸洪州欲不復來先生問之曰公免得仕宦
否若端的有以自贍不必復來固好第亦須着仕宦
如何師川曰友以免仕宦未得曰如此則當復來供
職仕宦處處一般既未免得須復為它官逃此之彼
彼夫宦有不安處是無地可以自容也師川曰來此
復為人所羅織陷於禍柰何曰顧吾所自為者如何
耳苟自為者皆合道理而無媿然而不能免者命也

不以道理為可憑依而徒懼其不免則無義無命矣
師川曰極是矣待來此若做不得去之未為勉又言
人只為不知命故纔有此事便自勞攘若知得徹便
於事無不安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固
嘗解云使孔子不免於桓魋之難是死天也桓魋其
如何哉蓋聖人之於命如此夫富貴死生人無與焉
何尤人之有孟子不謂為臧倉所毀不遇於魯侯而
以為不遇非臧倉之力蓋知命也列子曰桓公非能
用讎也不得不用管仲非能舉賢不得不舉此說得
之矣曰列子此說似知命然至其論夷惠以為矜清
貞之尤以放於餓死寡宗以公孫朝穆之事為得計
以堯舜桀紂之事為不足較茲豈非其過乎曰其過
也若聖人所謂知命義常在其中矣然則彼夷豈得
之而不盡者乎曰然

仲素問知微之顯算只是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
其所不聞否曰然因言有僧入僧堂不言而出或曰
算道不言其聲如雷莊周之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
聲可謂善言者也

孟子直是知命滕文公以齊人築薛為恐問救之之
術而對以君如彼何哉疆為善而已矣以竭力事大

國則不得免問安之之道而對以太王居邠不以其
所養人者害人而繼之以效死不去之策自世俗觀
之可謂無謀矣然以理言之只得如此說捨此則必
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
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天理即所謂命
○語羅仲素云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
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着力來方知不易
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為也欲為聖賢之所為須是聞
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為文章作忠信愿
慤不為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
為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
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
道則略無豪髮髣髴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
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為古人之所為纔有
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通古今為文章
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為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
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仲素問詩如何翰曰詩極難卒說大抵須要人體會
不在推尋文義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
於言言者情之所發也今觀是詩之言則必先觀是

詩之情如何不知其情則雖精窮文義謂之不知詩可也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以謂可與言詩如此全要體會何謂體會且如關雎之詩詩人以興后妃之德蓋如此也須當想象雎鳩為何物知雎鳩為摯而有別之禽則又想象關關為何聲知關關之聲為味而適則又想象在河之洲是何所在知河之洲為幽間遠人之地則知如是之禽其鳴聲如是而又居幽間遠人之地則后妃之德可以意曉矣是之謂體會惟體會得故翰詩有味至於有味則詩之川在我矣

語
仲素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因論蘇明允權書衡論曰觀其著書之名已非豈有山林逸民立言垂世乃汲汲於用兵如此所見安得不為荆公所薄曰大蘇以當時不太二虜之患則天下不可為又其審敵篇引鼉錯說景帝削地之策曰今日夷狄之執是友七國之執其意蓋欲掃蕩二虜然後致太平耳曰纔以用兵為事只見搔擾何時是天下息肩時節以仁宗之世跡二虜豈不勝如戰國時節而孟子在戰國時所論全不以兵為先豈以

崇虛名而受實弊乎夫必有道矣

問秦少游造卷論所以禦戎乃欲以五路之兵歲出一路以擾夏人之耕如此是吾五歲一出兵而使夏人歲歲用兵此滅狄之道也當時元祐間有主此議者此果可用否曰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必不得已誅其君而弔其民可也豈容如此棘是亦無此理今常以五路之師合攻夏人尚時有不支歲出一路其傾國而來攻城破邑吾其可止以一路之衆當之乎大抵今之士人議論只是口頭說得施之於事未必有效

言朱公揆上殿

神考欲再舉安南之師公揆對願

陛下禽獸畜之蓋夷狄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得已且已須要廣土闢地何益自紹聖崇寧以來所以待夏人大是失策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今不務德以致人徒得其空地又運中國之財以守之是何所見

君臣之間要當一德一心方作得事古之聖賢相與以濟大業蓋無不然者觀舜命禹征有苗已誓師往伐而益以一言贊禹禹遂班師舜以禹之班師優為之誕敷文德而有苗格矣舜命禹徂征禹既行而益

有言宜告之舜不告舜而告之禹禹承命於舜及其
不遂行也宜先稟之舜乃擅反兵而不疑舜於二人
者無責焉可也乃徇其所為從而相之益之意豈不
曰禹猶舜而禹之意豈不曰舜猶已也歟夫是之謂
一德一心自今觀之則益之言可以謂之沮壞成事
而禹之事為逗畱君命矣然古之君臣各相體悉如
此古人立功所以易而後世成事所以難也
語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
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
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其所為者如此

又云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為主正如杜順作法界
觀樣

仲素問盡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盡心底道理曰未
言盡心須先理會心是何物又問曰心之為物明白
洞達廣大靜一若體會得了然分明然後可以言盡
未理會得心盡箇甚能盡其心自然知性不用問人
大徃須先理會仁之為道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性
是三者初無異也橫渠作西銘亦只是要學者求仁
而已

論及陽城事謂永叔不取純夫取之其言曰陽城蓋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二
有待而為者也。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其甚哉。此論似近厚。曰陽城固可取。然以為法則不可。裴延齡之欲相。其來非一朝一夕。何不救之於漸乎。至於陸贄之貶。然後論延齡之姦。佞無益矣。觀古人選小人之道。不然。易之姤卦曰女壯勿用取女。夫姤一陰生未壯也。而曰壯者。生而不已。固有壯之理也。取女則引而與之齊也。引而與之齊。則難制矣。陰者小人之象也。小人固當制之於漸也。故當陰之生。則知其有壯之理。其有壯之理。則勿用取女可也。是以姤之初爻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金柅。止車之行也。陰之初動。必有以柅之。其制之於漸乎。蓋小人之惡。制之於未成。則易制之。於已成。則難。延齡之用事。權傾宰相。雖不正。名其為相。其惡自若也。何更云待其為相。然後取白麻壞之。邪然城之所為。當時所難能也。取之友是。但不可以為法耳。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二

語錄四

餘杭所聞

神宗賜金荆公荆公即時賜蔣山僧寺為常住了翁
 云嘗見人說以此為曠古所難其實能有多少物人
 所以難之蓋自其眼孔淺耳曰荆公作此事絕無義
 理古者人君賜之果尚懷其桮懷桮所以敬君賜也
 所賜金義當受則受當辭則辭其可名而受之而施
 之僧寺乎是賤君賜也金可賤君賜不可賤書曰人
 不易物惟德其物若於義當受而家已足不願藏之

家而班諸昆弟之貧者則合禮矣。家已足不願富之
真宗問李文靖曰：人皆有密啓，而卿獨無，何也？對曰：
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
啓者，非讒卽佞，臣常惡之。真宗曰：祖宗時宰相
如此，天下安得不治？臣曰：蘇公於此事無無義
因說唐明皇欲取石堡城，王忠嗣不可，李光弼勸之。
忠嗣曰：石堡城非殺數萬人不可取。忠嗣今不奉詔，
縱得罪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
上佐。忠嗣豈以一官易數萬人之命哉？忠嗣如此，極
知輕重。曰：忠嗣之言甚善，然不能無過。夫人臣之事
君，苟利於國，死生以之，不應以官職之不足，願計為
言也。謂官職之不足，道此猶以利言。若是古之賢聖
處事，只論是非而已。如此利言，則禍患有大於一將
軍宿衛黔中上佐是將從之乎？惜乎忠嗣之處此未
盡也。然則其言合如何？曰：當云：今得罪主上，不過一
身之利害，危辱耳，豈可以一身之重而輕數萬人之
命哉？如此則其言無病。言真宗朝有百姓爭財以狀投廳，其語有比上
因言：真宗朝有百姓爭財，以狀投廳，其語有比上
德為桀紂者，比奏御。真宗令宮中錄所訴之事，付
有司根治，而匿其狀曰：百姓意在爭財，其實無它。若

并其狀付有司非惟所誦之事不得其直必須先按其指所棄輿之罪百姓無知亦可憐也曰祖宗慈仁如此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祖宗分明有此氣象天下安得而不治言真宗時監司有以羨餘進奉者議賞內批云國家賦有常數安得羨餘果有之若非入時大量卽是出時減刻安可賞因曰祖宗不為文章然似此語言萬世可傳誦也謂楊子雲作太玄只據它太名便不是既定却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不知如何相錯得八卦所以可變而為六十四者只為可相錯故可變耳惟相錯則其變出於自然也

問正叔先生云或說易曰乾天道坤地道正是亂說曰乾坤非天地之道邪曰乾豈止言天坤豈止言地又言問乾坤不止言天地而乾卦多言天坤卦多言地何也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乾卦言天坤卦言地只為語其類耳如說卦於乾雖言為天又言為金為玉以至為駿馬良馬為木果之類豈盡言天故繫辭曰伏羲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若此者所謂類萬物之情也只如說卦所類夫不止此為之每發其端使後之學

易者觸類而求之耳。蓋作易者仰則觀象於天，頽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故孔子繫辭推明之曰：此卦於天文地理，則為某物；於鳥獸艸木，則為某物；於身於物，則為某物。各以例舉，不盡言也。學者觸類而求之，則思過半矣。不然說卦所叙何所用之。

論橫渠曰：正叔先生亦自不許它。曰：先生嘗言自孟子之後，無它見識。何也？曰：如彼見識，秦漢以來何人到得論。與叔曰：正叔先生嘗言與叔只是守橫渠說，更不肖易才。東邊扶得起，又倒從西邊去。此二人為

常有疑焉故問

謂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今天下上自朝廷大臣，下至州縣官吏，莫不以欺誣為事，而未有以救之。只此風俗，怎抵當它。

謂學校以分數多少校士人文章，使之胸中。日夕只在利害上如此作人，要何用。

謂正叔云：古之學者，四十而仕，未仕以前二十餘季，得盡力於學，間無它營也。故人之成材可用，今之士十四五以上，便學綴文覓官，豈嘗有意為己之學，去以不學之人，一旦授之官，而使之事君長民治事，空

其效不如古也。故今之在仕路者，人物多，凡下不足道。以此心，上外學，文與言，其意，心入學，本

謂毛富陽云：士人如張孝伯，其可謂恬於進取者。因說張孝伯好曰：愿人也。然終無使它處。若據此人，天資直是美，惜其少學耳。問孝伯樂正子之流，否曰：非也。彼已無進為撫世之意。若樂正子將為政於魯，孟子聞之，為之喜而不寐。孟子不徒喜也，蓋望其能有為也。如孝伯，恐不是以當人望，只是一箇愿，慤可尚耳。問愿與善人如此，其異乎？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豈愿者之事？因又問九德曰：愿而恭，蓋愿必濟以恭，然後能成德也。然愿者自應恭，謹何謂相濟？曰：愿者自為之人耳。如孟子所謂責難於君，愿做不得，責難於君，愿特見恭而已。

謂與季常言王氏只是以政刑治天下，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之事，全無它日。季常曰：細思之，實如公言。但道以德，齊以禮之事，於今如何做？曰：須有會做，只為如今不用着此等人。若是他依本分會底，必有道理。○君子陽陽之詩序，以謂閔周，蓋言君子至於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於周，不足刺也。可閔而已。夫賢人，才士苟以得祿養父母，活妻孥為事，而無致君行道

之心誰與為治此所以亂益亂也尚足刺乎
二南為王道之基本只為正家而天下定故也
問共姜之父母不知夫婦之義不當責邪曰以共姜
之自誓不嫁為守義則彼欲奪而嫁之者為不義可
知取此則去彼矣

作文字要只說目前話令自然分明不驚怛人不能
得然後知孟子所謂言近非聖賢不能也

問父子之間不責善固是至於不教子不亦過乎曰
不教不親教也雖不責善豈不欲其為善然必親教
之其執必至於責善故孔子所以遠其子也曰使之

學詩學禮非教乎曰此亦非強教之也如學詩學禮
必欲其學有所至則非孔子所以待其子故告之學
則不可不告及其不學亦無如之何

因論特旨曰此非先王之道先王只是好生故書曰
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為天子豈應以殺人為已任孟
子曰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曰國人殺之也謂國
人殺之則殺之者非一人之私意不得已也古者司
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
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致刑夫宥之者天子之德而
刑之者有司之公天子以好生為德有司以執法為

公則刑不濫矣。若罪不當刑而天子必刑之，寧免於濫乎？然此事其漸有因，非獨人主之過。使法官得其人，則此弊可去矣。舜為天子，若瞽叟殺人，皋陶得而執之，舜猶不能禁也。且法者天下之公，豈宜徇一人之意，嘗怪張釋之論涓橋犯蹕，事宜罰金，文帝怒釋之。對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愛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此說甚好。然而曰：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以謂為後世人主開殺人之端者，必此言也。夫法既曰天子與天下公共，則得罪者天子必付之有司，安得擅殺？使當時可使人誅之，今雖下廷尉，越法而誅之，亦可也。

因論為政曰：書云：毋念疾于頑。若念疾于頑，便失之嚴嚴，便非居上之道。

問有人問正叔：周公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其知命

叔曰：只是要代兄死，豈要問命？此語如何？曰：是也。曰：

聖人不應不知天理，天理既不然，而必行之，其誠不

幾於無物否？曰：聖人固知天理，然只為情切，猶於此

僥倖萬一也。故至誠為之，又曰：金縢之事有之，然其

間亦有言語可疑者，如云：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聖

人似不應如此說。

因言正叔云人言沛公用張良沛公豈能用張良張
 良用沛公耳良之從沛公以為韓報秦也既滅秦於
 是置沛公關中辭歸韓而已見沛公有可以取天下
 之執故又從之已取天下復欲棄人間事從赤松游
 良不為高祖之臣可見矣此論甚好以前無人及此
 曰此論亦未盡張良蓋終始為韓者方沛公為漢王
 之國遣良歸韓良因說沛公燒絕棧道此豈復有事
 漢之意及良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
 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先是良說項梁以韓
 諸公子橫陽君成可立梁遂使良求韓成立為韓王
 良為韓司徒良以成見殺之故於是又間行歸漢其
 意蓋欲為韓報項羽也至漢高祖用其謀已破項羽
 平定天下從高祖西都關中於是始有漢引辟穀從
 赤松子之語蓋為韓報仇之心於是方已故也據良
 先說高祖絕棧道然後歸韓此亦似有意使韓王成
 若在良輔之并天下未可知良意以謂可與之平天
 下有獨高祖高祖既阻蜀不出其它不足慮矣不幸
 韓王成為項羽所殺故無以自資而卒歸漢也如高
 祖亦自用張良不盡良之術亦不止於此須更有事
 在其臣高祖非其心也不得已耳

通山先生全集 卷之三
 論張良為韓

因言曾與季常論鑄鼎云鼎之為說左傳曾道來後
 之人得以藉口者以此爾然使如丘明之說不誣亦
 不過象物之形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歿而已後
 之人主用方士厭勝祈禳之法此何所據丘明云成
 王定鼎于郊鄆卜世卜季天所命也然而洛誥周公
 所作當時所為無不載者若鼎之為物乃社稷重器
 當載而算之載者何也鼎鑄于夏時夏之法制莫詳
 於禹貢之書豈有九牧貢金成此重器欲以協上下
 承天休而禹貢曾無一語及之乎易六十四卦其在
 鼎也取象為備如丘明之說略無毫髮相類而况於
 後之紛紛者乎故凡事無徵者皆不可為也後世如
 曹參可謂能克已者攻堅陷敵是其所長至其治國
 為天下乃以清靜無為為事氣質都變了

因論寒士乍得官非不曉事便是妄作大抵科舉取人
 不得間有得者自是豪傑之士因科舉以進耳問李德
 裕言公卿大夫家子弟可用進士未必可用此論不偏
 不曰德裕為此論至今人以為偏當時人以德裕用資
 蔭進身不由科舉故為此論此最無謂以德裕之才應
 唐之科目極容易自是不為耳且資蔭得官與進士得
 官孰為優劣以進士為勝以資蔭為慊者此自後世流

俗之論至使人恥受其父祖之澤而甘心工無益之習以與孤寒之士角勝於場屋僥倖一第以為榮是何見識夫應舉之是寒士無祿不得已藉此進身耳如得已何用應舉范堯夫最有見識然亦以資蔭與進士今優劣建言於有無出身人銜位上帶左右字不可謂無所蔽也其言曰欲使公卿家子弟讀書耳此意甚善但以應舉得官者為讀書而加獎勸焉可也彼讀書者應舉得官而止耳豈真學道之人至如韓持國自是經國之才用為執政亦得不可無出身便廢其執政之才曰堯夫所別異者莫非此等人否曰執政不是合下便亦

自小官以次遷之如後來吳坦求等在紹聖中被駁了博士以無出身故也彼自布衣中朝廷以其有學行賜之爵命至其宦為博士乃復以為無出身駁之此何理也資蔭進士中俱有人惟其人用之加一右宗亦自沮人為善

朝廷作事若要上下小大同心同德須是道理明蓋天下只是一理故其所為必同若用智謀則人人出其私意私意萬人萬樣安得同因舉情記正叔先生之語云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猶面其蔽於私

孟子曰五刑不罰始無正心大本無正心

自孟子沒王道不傳故世無五佐之才既無王佐之才故其治效終不如古若要行道總說計較要行便不是何故自家先負一箇不誠了安得事成錙向多少忠於漢只為做計較太甚總被看破手足俱露是甚槩樣

言季常曾問楊雄來應之曰不知聖人何足道季常駭之淵因語後世學道不明爾被流俗之蔽只如它取揚雄亦未能免流俗也卓乎天下之習不能蔽也程正叔一人而已觀正叔所言未嘗務脫流俗只是一箇是底道理自然不墮流俗中先生曰然觀其論

婦人不再適人以謂寧餓死若不是見得道理分與如何敢說這樣話

南都所聞

己丑四月自京都回至七月

薛宗博請諸職事會茶曰禮豈出於人心如此事本非意之所欲但不得已耳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苟子曰禮起於聖人之偽真箇是因問之曰所以召茶者何謂薛曰前後例如此近日以事多與此等稍疏關心中打不過須一請之曰只為前後例合如此心中自打不過豈自外來如云辭遜之心禮之端亦只是心有所不安故當辭遜只此是禮非偽為也

問易曰乾坤其易之門邪所謂門算是學易自此入
否曰不然今人多如此說故有喻易為屋室謂其入
必有其門則乾坤是也為此言者只為元不曉易夫
易與乾坤豈有二物孰為內外謂之乾坤者因其健
順而命之名耳乾坤即易易即乾坤故孔子曰乾坤
毀則無以見易蓋無乾坤則不見易非易則無乾坤
謂乾坤為易之門者陰陽之氣有動靜屈伸爾一動
一靜或屈或伸闔闢之象也故孔子又曰闔戶謂之
坤闢戶謂之乾所謂門者如此老子曰天地之間其
猶橐籥乎夫氣之闔闢往來豈有窮哉有闔有闢變
由是生其變無常非易而何小蔡云輕清者上為天
神應之為乾重濁者下為地神應之為坤似此解釋
夢也未夢見易夫拒看易須先識它根本然後有得
失易求之吾身斯可見矣豈應外求張橫渠於正蒙
中曾略說破云乾坤之闔闢出作入息之象也非見
得徹言不能及此某舊作明道哀辭云通闔闢於一
息乎尸者其誰蓋言易之在我也人人有易不知自
求只於文字上用功要作何用此等語若非以見問
終說不到如某與定夫相會亦未嘗及從問某常疑
定夫學易亦恐出它荆公未得荆公於易只是理會

文義未必心通若非心通縱說得分明徹了不濟事
 易不比它經須心通始得如龔溪父說易元無所見
 可憐一生用功都無是處問乾坤即陰陽之氣否曰
 分明說乾陽物坤陰物既是陰陽又曰乾坤何也曰
 乾坤正言其健順爾識破本根須是知體同名異自
 然意義曉然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坤本無體
 天地之位定則乾坤斯定不有天地乾坤何辨問天
 地即輕清重濁之氣升降否曰然天地乾坤亦是異
 名同體其本一物變生則名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亦此物也但因變化出來故千態萬變各自陳露故

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變化神之所為也
 其所以變化孰從而見之因其成象於天成形於地
 然後變化可得而見焉云舊常解此義云無象無形
 則神之所為隱矣有象有形變化於是乎著因問乾
 坤毀則無以見易如此則易不屬無矣曰易固非無
 張橫渠深闢老子有無之論算有見於此否曰然緣
 說無便成斷滅去如釋氏說空又曰非空到了費力
 聖人只說易最為的當因言孟子論養氣到此方見
 有功於前聖曰如孟子者方是能曉易如說必有事
 焉非見得分明此說如何撰得又問正叔先生以必

有事焉而勿正為一句某嘗疑勿正心似非聖賢語
意及見此乃知正叔先生讀書有力曰事說勿正則
可心說勿正則不可正叔讀書直是不州州它議論
方是議論伯思言正叔以至大至剛以直為一句養
而無害為一句或云伯淳曾言至大至剛之氣須以
直養正叔堅云先兄無此說若曰以直養而無害莫
不妨曰嫌於將一物養一物不如養而無害較渾全
它門說話須是與它思量體究方見好處

問易有太極莫便是道之所謂中否曰然若是則本
無定當處即是太極邪曰然兩儀四象八卦如

自此生曰既有太極便有上下有上下便有左右前
後有左右前後四方便有四維皆自然之理也

人君所以御其臣只有一箇名分不可易名分既正
上下自定雖有幼冲之主在上而天下不亂若以智

籠臣下時智有而困則彼不為用矣其執須至於誅殛
之然後已觀西漢之君臣多尚權謀當時大臣少有

能全身者蓋以此某舊作中論曾有一篇及此朝廷
上做事須先令學術粗明然後可有為不然人人說

一般話如何做得事

王章論王鳳當時人君非不悞但以力弱被王鳳寸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二
理會起便推從王章身上去章終被禍人君如此誰
敢與它放脚手做事

正牀在經筵路公入劄子要宰相以下聽講講罷諸
公皆退晦叔云可謂稱職堯夫云真侍講又一人云
不知古人告其君還能如此否只為諸公欽服它
又多悟人所以後來謫生因說正叔經筵開陳故及
此所論列有處記

圓覺經言作止任滅是四病作即所謂助長止即所
謂不芸苗任滅即是無事

解經大抵須得理會而語簡舊嘗解易簡而天下之
理得云行其所無事不亦易乎一以貫之不亦簡乎
如是則天下之理得矣又言行其所無事一以貫之
只是一箇自然之理繫辭中語言直有難理會處今
人注解只是亂說

問正叔云詩非聖人所作當時所取只以其止於禮
義至如此其君狡童頌鼠則已甚其說如何曰此理
舊疑來因學春妹遂知其意春妹書突之奔及其婦
皆曰鄭伯突其書忽止曰鄭忽蓋不以忽為君故也
不以為君故詩人目之為狡童觀褰裳之詩云狂童
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其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

漆言人心已離若大國見正國人必從之夫天人之視
忽如此尚誰以為君若猶以為君則比之於童誠不
可矣碩鼠如何曰魏之重欽至使人欲遠彼樂國則
人心之離亦可見矣又云人心合而從之則為君離
而去之則為獨夫

學者若不以敬為事便無用心處致一之謂敬無遠
之謂一

人言春秋難知其實昭如日星孔子於五經中言其
理於春秋著其行事學者若得五經之理春秋誠不
難知又云伯淳先生嘗有語云看春秋若經不通則

當求之傳傳不通則當求之經某曾問之云傳不通
則當求之經何也曰只如左氏春秋書尹氏卒尹氏
乃惠公繼室聲子也而公羊春秋則書曰尹氏傳云
大夫也然聲子而書曰尹氏是何義須當以尹氏為
正此所謂求之經

問乾坤用九六荊公曰進君子退小人固非自然之
理而正叔云觀河圖數可見何也曰此多有議論少
有分明繫辭分明說云參天兩地而倚數九參天六
兩地也

因言了翁說易多以一字貫衆義如何曰易卦用字

有如此者有不如此者如云習坎重險也又言天險地險王公設險則險為善睽乘也又言天地睽而萬物通男女睽而其志同則乘為善蓋一字兩用字非此類則不可如師是師旅之師豈可說為師友之師以來書云爾故及之

形色天性也有物必有則也物即是形色即是天性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履也體性故也蓋形色必有所以為形色者是聖人之所履也謂形色為天性亦猶所謂色即是空

毗陵所聞

辛卯七月十一日自沙縣不至十月去

錯无承言相之無所不用其敬嘗掛真武畫像於帳中其不欺暗室可知曰相之不自欺則固可取然以置帳中亦可謂不智曰何神以言之曰果有真武則敬而遠之乃所謂智帳中卧之處至藝之所也何可置神像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所謂喻於義則唯義而已自義之外非君子之所當務也夫然後所守者約如益施舍知守氣可謂約矣所以不及曾子者以曾子唯義之從故也

或曰文王所謂至德以不累於高名厚利故也所謂

不累於厚利者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所謂不累於高名者有其二而弗辭曰如是則武王之取天下以為累於利而可乎。孟子之言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此論盡矣。蓋文王所謂至德者三分天下有其二矣。以取天下何難之有。而文王勿取者視天而已。初無用心於其間也。夫是之謂至德。

舜在側微堯舉而試之慎徽五典則五典克從納于百揆則百揆時序賓于四門則四門穆穆以至以天下授之而不疑觀其所施設舜之所以為舜其才其德可謂大矣。空非浚山之中所能久處而為舜者當堯未之知方且飯糗茹艸若將終身若使今人有才氣者雖不得時其能自己其功名之心乎。以此見人必能不為然後能有為也。非有為之難其不為尤難矣。只如伊尹耕於莘非湯三聘則必不起諸葛亮臥艸廬非先主三顧或必不起非要之也。義當然也以諸葛之智尚知如此又況不為諸葛者乎。然則居畎畝之中而以天下為己憂可也。或不知消息盈虛之運犯分妄作豈正理哉。

舜可謂無為有天下初無所與其任九官去四凶視其功罪如何舜無毫髮之私也

劉向之所謂忠可以為戒不奉似之非所以全德大抵人能住得然後可以有為才智之士非有學力却住不得

孟子言大人正己而物正荆公却云正己而不期於正物則無義正己而必期於正物則無命若如所論孟子自當言正己以正物不應言正己而物正矣物正物自正也大人只知正己而已若物之正何可必乎惟能正己物自然正此乃篤恭而天下平之意荆

公之學本不知此

張茂則宦官之賢者也元祐間曾請諸公啜茶觀畫惟正叔不往辭之曰某素不識畫亦不喜茶如正叔真箇不去得它人到此須容情與它去

或問正叔先生云邵堯夫易數至今無傳當時何不問它看如何先生曰若是公等須打不過必問它

字說所謂大同於物者離人焉曰揚子言味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不知是同是不同若以為同未嘗離人又所謂性覺真空者離人焉若離人而之天正所謂頑空通總老言經中說十識第八菴摩羅識唐言

白淨無垢第九阿賴邪識唐言善惡種子白淨無垢
即孟子之言性善是也言性善可謂撥其本言善惡
混乃是於善惡已萌處看荆公益不知此

蕭山所聞

壬辰五月又自沙縣來至八月去

橫渠言性未成則善惡混豐豐而繼善者斯為善矣
惡盡去則善因以止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伯思
疑此以問公曰不知橫渠因何如此說據此說於易
之文友自不通却令伯思說伯思言善與性皆當就
人言繼之為說如子繼父成乃無所虧之名矣若非
人即不能繼而成之曰不獨指人言萬物得陰陽而

生皆可言繼之善友有多般如乾之四德有仁義禮
智之不同後人以配四時若如四時則春固不可為
殊冬固不可為夏其實皆善也先者特善之長也固
出於道故曰繼之者善性則具足圓成本無虧欠要
成此道除是性也今或以萬物之性為不足以成之
蓋不知萬物所以賦得偏者自其氣稟之異非性之
偏也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性特貴於萬物
耳何常與物是兩般性

伊川語錄云以忠恕為一貫除是曾子說方可信若
它人說則不可信如何曰明道說卻不如此問明道

說曰只其所著新義以忠恕為曾子所以告門人優是明道說問中庸發明忠恕之理以有一貫之意如何曰何以言之曰物我兼體曰只為不是物我兼體若物我兼體則固一矣此正孟子所謂善推其所以為者乃是參彼已為言若知孔子以能近取譬為仁之方不謂之仁則知此意曰即已即物可謂一否曰然

孟子言孔子集大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夫仁且智斯之謂聖今以聖之事或不足於智何也曰聖則具仁智矣但此發明中處乃智之事聖則其所至也未必皆中曰孟子曰智之於賢者則智但可語賢者若乃大而化之則雖智而忘其智矣如所謂從容中道從心不踰矩智何足以名之曰如伊尹伯夷柳下惠只於清任味處中其它則未必皆中則其智容有所不周

智便是用處曰用智算非所以言聖人若曰行其所無事則由智行非行智者也曰觀此知是以智為妙曰聖人之於智見無金牛萬理洞開即便是從容處豈不謂之妙若伯夷伊尹柳下惠於清任味處已至聖人但其它處未必皆中其至與孔子同而其中與

分有
作介

孔子異只為不能無偏故也若隘與不恭其所偏斂
○充類至義之盡言不可以謂之盜也獵較猶可則
取於民猶禦者受其所賜何為不可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分此與聖人之味互相發邪
乃所以為味邪曰若觀其味疑若不分故此特言之
曰何以知其分曰只不卑小官之意便自可見如柳
下惠之木以為大官何所不可而樂於為小官則其
剖介可知矣
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伯淳莫將做天下
人看曰固是

東坡言直方大云既直且方非大而何曰直方蓋所
以為大然其辭却似不達孔子云敬義在而德不孤
德不孤乃所謂大德不孤則四海之內皆兄弟之意
夫能使四海之內皆兄弟此所以為大也

東坡云萬物覩乃是萬物欲見之言欲見之便非聖
人作而萬物覩如日在天萬物便見聖人唯恐不作
作則即時覩矣作與覩同時事也啐啄同作

乾之九三獨言君之蓋九三人之位也履正居中也
此一爻故又言於九四則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
不在人於九三止言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已其曰

君子行此四德者蓋乾之所謂君子也曰所以為君子者乃行此德之人耳

上治如所謂正己也

讀書須翰古人在意所發明者何事不可只於言上理會如萬章問象日以殺舜為事孟子答舜所以處之之道其意在說聖人誠信無偽此充不可不知若從枝葉上理會只如象欲使二嫂治朕棲之語此豈可信堯在上不容有此等人若或有之不知則已然堯於舜既以女妻之其弟如此豈有不知知則治之

若使死可以救世則雖死不足卹然豈有殺賢人君子之人君子能便天下治以死救天下乃君子分上事不足怪然亦須死得是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如必要以死任事為能外死生是乃以死生為大事者也未必能外生死

鄭季常問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然而燔肉不至不脫冕而行豈得為遲遲曰孔子欲去之意蓋久待燔肉不至而行不欲為苟去乃所謂遲遲若它國則君不用便當去豈待燔肉之不至然後行曰何以見其去它國之速曰衛靈公問陳一

語不契明日遂行其志也國之政曰漸靈公問刺一
 孟子所言皆精粗棘備其言甚近而妙義在焉如龐
 居士云神通并妙用運水與般柴此自得者之言最
 為適理若孟子之言則無適不然如許大克舜之道
 只於行止疾徐之間教人做了

大率皆此未公論也
 事不與金針亦無別異
 子之入吾子謂野天下
 笑對或可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四

答問

答胡德輝問

問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
 矣仁則吾不知也克謂其克人也若顏子克已然
 後可以不克人伐謂伐其功也伐其善也雖大禹
 猶有待乎告戒所謂汝惟不伐是已怨必如伯夷
 求仁而得仁然後可以無怨欲必如公綽然後可
 以謂之不欲夫顏子亞聖者也禹入聖域者也伯
 夷聖之清者也而公綽不欲又為成人之質今欲

四者又行宜可以為仁矣今止謂之可以為難不
已輕乎求其說而不得

答克伐怨欲在常情易發難制有而不行焉可以為
難矣若夫仁則又何克伐怨欲之有

問思無邪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發詩三百
篇大抵思之發也思而無邪詩何不然哉或曰有
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思無邪者惟有思而無
所思乎佛語以迷真起妄竅初一念為念之正此
理合矣然是說也果聖人當時告門人之意乎

答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孔子曰君子有九思夫思可
以作聖而君子於貌言視聽必有思焉而謂有思皆
邪可乎繫辭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自至
神而下蓋未能無思也惟無思為足以感通天下之
故而謂無思土木也可乎此非窮神知化未足與議
也詩三百出於國史固未能不思而得然而皆止於
禮義以其所思無邪而已

問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或謂性也
天也道也二者同出而異名知性之未始有物也
雖天亦然知天之未始有物也雖性亦然或曰不

然性明其理天道明其事明理之際或疑其無明
事之際或疑其有必也理事俱歎此其說之難聞
也故經言天道皆以禍福善惡為異乎言性也二
說孰是而思無涯也

答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性命道三者一体而異
名初無二致也故在天曰命在人曰性率性而行曰
道特所從言之異耳所謂天道者率性是也豈遠乎
哉夫子之文章乃所以言性與天道非有二也聞者
自異耳子貢至是始與知焉則將進乎此矣
問子曰曰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心不違仁必不待

見之言行也然非行何自而知之仲尼知顏子亦
有說矣

答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則其不違可知
矣

問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逆其詐
將有不勝其詐億其不信將有不勝其不信先覺
之人所病在是不逆詐不億不信此其所賢也不
然先覺遠為智料隱匿者爾非其賢也或曰不然
孔子謂先覺君子友以是為賢非獨我也

答君子一於誠而已惟至誠為可以前知故不逆詐

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抑亦以是為賢乎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欺焉斯友不足觀也已

問曰也其庶乎屢空說者謂若莊周所謂忘仁義禮樂與夫坐忘之謂也然下文言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則所謂空者非忘仁義之類也然空必謂之屢者何如

答其心三月不違仁則蓋有時而違也然而其復不遠則其空也屢矣空也者不以一物置其胸中也子貢貨殖未能無物也孔門所謂貨殖者豈若世之營營者耶特於物未能忘焉耳

問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子路平居受教孔子者也孔子見南子雖如子路者且有不諭他人何自而諭哉蓋聖人用權處平居不以語學者此子路所以疑而不說也南子不可見審矣今見所不見不害為孔子者何說

答南子衛靈公之妾以妾為妻五霸之所不容况孔子而可以見之乎子路所以不說也然當是時窮為旅人不得而正之者天實厭之也孔子而得位固將正之也然衛之人皆以為小君而謂過吾國者必見吾寡小君則孔子安得而不見否之時包承小人吉

此大人處否而亨之道也

問原壤夷俟以原壤為賢耶聖人固以不遜弟罪之矣以原壤為不賢耶然於聖人敢以夷俟聖人不絕之又從而以杖叩其脛則壤果何人者耶或曰聖人如此故者無失其為故也然則仲尼故亦多矣何獨於壤見之

答原壤之母死登木而歌孔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其置之禮法之外久矣若原壤蓋莊生所謂游方之外者也故敢以夷俟孔子切責之畏其亂俗也然謂之為賊而叩其脛不已甚乎而彼皆受之而不解非

自索於形骸之內而不以毀譽經其心孰能如是蓋惟原壤而後待之可以如此

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子終身行仁者也當時學士大夫有不知奈何顏子一日為仁而使天下歸仁焉或曰不然天下歸仁猶皇極之道天下所共由也顏子克己太過其未將有墨氏之弊人之樂於為仁者鮮矣此仲尼所以救之一日能然者由一日而積也後之知是說者惟孟子其然乎

答呂與叔嘗作克己復禮頌曾見之否其略曰洞然

八荒皆在我闡孰曰天下不歸吾仁斯言得之若未見俟尋本錄去

問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論語一書未嘗及老氏蓋設教不倫也或說此所謂老彭乃老氏與彭錢非謂彭之壽而謂之老彭也然老氏之書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者乎

答老氏以自然為宗謂之不作可也

問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聞樂而至於忘味有之矣至於三月不知豈近人情乎或說聞韶音不知肉味耳蓋三月者音字之誤也

謂音字誤為三月伊川之說如此

問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其意甚類或說問仁乃問行爾亦字之誤

答學者求仁而已行則由是而之焉者也其語相似無足疑者世儒之論仁不過乎博愛自愛之類孔子之言則異乎此其告諸門人可謂詳矣然而猶曰罕言者蓋其所言皆求仁之方而已仁之體未嘗言故也要當徧觀而熟味之而後隱之於心而安則庶乎

有得非言論所及也

問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莊子言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然似喪其耦曾子明夫子之道亦在乎一唯之間蓋與仰天而噓不異也若爾下文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理似不然或謂忠恕亦自有理

答曾子未嘗問而夫子以是告之蓋當其可也故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此曾子之門人也未足以語此故告之曰夫子道忠恕而已矣忠恕固不足以盡道

然其違道不遠由是求之則於一以貫之其庶矣乎問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說者謂有高明之至德有中庸之至德君子以高明者人所難勉中庸者人所易行故以人所難勉者左已而以人所易行者同民將使人人能之其言民鮮久矣蓋上失其道非一日也而考之中庸則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又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又曰舜其大知也與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又曰回之為人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

失之矣夫君子得是而時中聖人依是而遜世進
為撫世莫如舜退隱就間莫如顏然且有所執有
所擇如是果人之所可到然聖人以民鮮久矣言
之則中庸者成人之所易行矣願究言之使學者
有所遠從

答道止於中而已矣出乎中則過未至則不及故惟
中為至夫中也者道之至極故中又謂之極屋極亦
謂之極蓋中而高故也極高明而不道乎中庸則賢
智者過之也道中庸而不極乎高明則愚不肖者之
不及也世儒以高明中庸析為二致非知中庸也以

謂聖人以高明處已中庸待人則聖人處已常過之
道終不明不行與愚不肖者無以異矣夫道若大路
行之則至故孟子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其為孝
悌乃在乎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皆夫
婦之愚所與知者雖舜顏不能離此而為聖賢也百
姓侍日用而不知耳

問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
也與或謂仲由服仲尼恥惡衣之戒故至於是方
其言志曰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豈能無
狐貉之念哉聖人許之何說

卷士志於道於緼袍狐貉何容心哉隨所有而安之
耳衣緼袍不以惡衣為恥與朋友共敝之不以小己
自私初不相妨也

問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之而不惰與
子路聞斯行諸不異然未得為顏子之徒何也

答語之而不惰於吾言無所不說是也與聞斯行之
異矣子曰吾與回言終日則所言非一二也今論語
所記無幾則孔子與回言蓋有衆人不得而聞者聖
人之教人各當其可也故子路雖聞斯行之而孔子
猶告之以有父兄在則未得為顏子徒宜矣

問母友不如己者商也日進以其好與勝己者處
也然我之不賢人將拒我如之何其可相友也

答所謂如己者合志同方而已不必勝己也
問道不同不相為謀道一而已不同者何說

答天下殊塗而同歸故道有不同者途雖殊其歸則
同道不同其趨則一也若伯夷伊尹之去就則難相
為謀矣

問君子貞而不諒君子不諒可乎

答惟貞故可以不諒所謂貞者惟義所在也
問君子矜而不爭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

能君子可矜乎

答矜者矜莊之矜非謂矜伐也古人用字各有所當

難以一說談也

問君子泰而不驕

君子可泰乎

答非侈泰之泰若心廣體胖是也

問放鄭聲遠佞人言鄭聲而不及於慝禮言佞人

而不及於讒說何也

答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無非禮者則慝禮

自放矣佞人禦人以口給則讒說在其中矣

問子路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

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

矣不欲者成人之質也人而有欲雖知如武仲勇

如卞莊藝如冉求蓋不足為成人而仲尼之言不

欲必先之以知何也

答雖有其質不先於致知則無自而入德矣

問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或謂由己者猶在我而

己顏子於仁何待如是告戒或人之說恐不然

答一視而同仁則天下歸仁矣非由己而何

問祝鮀治宗廟伯夷典天地人之三禮聖人命之

聞其直矣祝鮀之佞頌足以治宗廟者何說

答遵豆之事則有司存雖聖人亦有不知者故于入太廟每事問蓋儀章器數祝史之事有司之職也然禮藏於器治之不得其人友不足以成禮矣祝鮀所治蓋有司之職非典禮之官也書所謂直哉惟清者若太宗伯然後可以責此

問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書言天之曆數而繼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然後至於允執厥中仲尼所叙其略如是將所謂中者已在乎人心道心之間特在天精一以執

之耶將當時之人不足語是故略之耶未諭其旨答道心之微非精一其孰能執之惟道心之微而驗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則其義自見非言論所及也堯咨舜舜命禹三聖相授惟中而已孔子之言非畧也

問沈同問燕可伐與孟子對曰可嘗觀孟子對滕文公問為國孟子對曰民事不可緩也又曰無常產者無常心苟無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之及沈同問燕可伐與孟子對曰可及其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敗也則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民且不可因而問
伐國如斯何也

答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因孟子之言而
遂伐之誅其君而吊其民何不可之有而其虐至於
係累其子弟而後燕人叛之以是而歸罪孟子之言
非也

問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久假而不歸鳥知其非也說者以久假而不歸鳥
知其非有也亦若固有之也孟子尊王而卑霸夫
仁之為道惟聖人然後能踐之而謂霸者為固有

果其然乎意以謂外雖久假勉而行之非其本心
然誰知其中本無有也願詳教之

答曰管仲伐楚以包茅不入為辭所謂假之也初非
有勤王之誠心卒能以正天下假而不歸者也烏知
其非有故孔子以仁與之蓋其功可錄也

卷周伯忱問

問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乎先竊謂
所謂聖者謂有聖人資質一不念則流入於狂狂
者進取曾楮之徒是也借如顏子不能拳拳服膺
亦必至於此若是聖人則從心所欲不踰矩雖不

念亦無害也

答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味聖通明之稱狂狂愚之稱
問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
者樂仁者壽乎先竊謂樂山樂水狀仁智之體動
與靜述仁智之用樂與壽明仁智之効智則能知
之能知之則務窮物理務窮物理則運用不息故
樂水水謂其周流也故動動謂其理之無窮也故
樂樂謂其無所疑也仁則能體之能體之則有得
於所性有得於所性則循理而行之故樂山山謂
其安止也故靜靜謂其無待於外也故壽壽謂其
達生理也

答言意未能體仁智且宜潛思

問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
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莊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
能守之莊以莊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乎先竊謂
此語是告學者不是入道之序故知及之者見得
到也仁能守之者孳孳於此也莊以莊之者外設
藩垣以遠暴慢也動之以禮觀時應用皆欲中節
也或者謂此是事君

答臨政處已莫不皆然所謂仁能守之者孳孳於此

也此言未能体仁且宜致思仁則安矣所謂云仁守也

問先生舊常語門人云天下至忙者無如禪客市井之人雖曰營利猶有休息時禪客行住坐卧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常忙乎先竊謂此語如孟子所謂必先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若正若助長即是忙也或者謂此語非為學者設謂以聖方之則是禪客未嘗閑若學者須是行住坐卧在道

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助長方其學也固當有事亦當知助長之非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四
宋龜山後裔十六代孫奉祀生員楊紹程列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五

策問

書契之興至數千百歲其間聖帝明王公侯賢士大夫暴君汙吏擣杓鬼瑣之人賢妃淑女艷妻嬖妾與夫山林居窮處獨之士隱德潛耀見于載籍蓋不可勝記焉然歷世綿遠編脫簡去其存而略可知者夫未易一二數也班固表古今人列為九等之序究極經傳屬質諸子馳騁數千歲之中如度量權衡之較物銖分不遺也抑其書有所受歟將亦奮私智而為之歟何其說之詳明也夫由千載而下而上論千載

之人智愚賢否傳列等降若親覲焉斯大難哉其是非得失亦將必有在矣諸君試考而折衷之

孟子沒聖學失傳六經之旨晦蝕於異端諸子之書名家而傳後世者非一人也然而論不詭於聖人者有無幾焉楊雄之太玄王通之續經皆擬聖人之作也二人者亦以斯文為己任其為書宜有異於諸子焉然當時之論尚或以雄非聖人而作經猶吳楚之君僭號而侮王蓋貶絕之罪也後之論通者大然予以謂為此論者是特以名譏之未究其實也使其書不謬於聖人而有補於六經則二子也奚罪焉學者

審其是而已又奚以名為然觀雄之書三摹四分九據極八十首七百二十九贊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氣候星日度數律曆之紀無不備具其闡意妙旨馳騁乎有無之際可謂至矣其於易也何準焉通之續經其始終之義四名五忠策命誥詔贊議誠諫斷疑褒貶之法具載於其書可考而知諸君試明其所以準易之旨與夫續經之作是非得失詳擇而折衷之以釋論者之疑焉毋或謂其僭擬而不足道也

古者士不患無名而患實之不至不患無位而患德

之不孚故公卿大夫士至于抱關擊柝乘田委吏之
賤皆因實與名量能授位其養之有素考之有漸而
賢愚善否不容相殺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而士友
無覬覦於其間也周衰教養選士之法廢而縱橫之
士始相與乘時歛利觀時君之好因其剽柔緩忍喜
怒愛惡之變陽開陰闔以遷惑其志搖吻動喙卒取
卿相者無國無之自是朝無常度而士亦鮮克有廉
恥之行矣漢初剷除前弊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
廉中興以後復增四行以網羅遼逸其規範雖未足
方古其猶庶幾乎唐以六科取士至楊綰舉詞藻宏
麗又加詩賦國家因之專用聲律熙寧受新法度登
延儒臣講明六經之旨盡革雕蟲之習未十餘年間
士之應科舉者類皆剽掠補綴迭相祖襲有眩於銓
擇識者患之欲復加詩賦而國論未一諸君究觀前
世得失試詳明之無或隱焉

宗廟之制尚矣漢興至本始間凡祖宗廟與在郡國
者合百六十七所其歲時祠祀與衛士祝宰樂人皆
以鉅萬數至元帝時貢禹始議罷郡國廟定迭毀之
禮未及施行而禹卒其後天子追用其議然而通儒
或非之異論紛如也而班固述父彪之言則獨稱劉

歎之論博而篤其是非安在秀詳明之

弄天下之善歟也而弓撿矢鉤則雖弄不能取中造
父天下之善御者也而輿脫馬疲則雖造父不能以
致遠人主天下之利勢也而輔之以庸人小夫則雖
有利勢其能為治乎予觀虞周之間何其盛哉以舜
武之為君后稷周召之為臣而相與共成帝王之業
豈不易歟孔子解曰才難則自古豪傑俊偉之人固
不可多得而後可以為治也西漢之初承暴秦殘刻
之餘高惠之間卒至太平其佐命之臣則若有蕭曹
而已孝宣中興丙魏有聲茲四人者皆卓然一代之

良弼也唐興垂三百年則亦前倂房杜後倂姚宋而
已所謂豪傑俊偉之人自古不可多得者豈不信然
歟然漢唐之治號稱近古而文采足以表見於後世
者抑亦茲數人之力其致治之方所操之術亦必有
可言者然卒不能追復舜武之盛以自附於伊周禹
稷之列者其故何哉豈所操之術有未盡歟然是數
人者之器業遠近優劣亦可以槩見諸君其悉著于
篇以觀所學

傳曰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樂興自古帝王
不易之道也熙寧更新百度無非以理財為務其知

此乎故謂之青苗以寬民之財免役以寬民之力立
市易以權貨賄之昇通使隸并無所侵漁而窮乏者
安其生農得盡力於耕而游惰隸有所事其施設之
意厚矣然未十有年間羨餘之息充溢府庫而民反
有受其弊者其故何哉是豈立法之方未盡與主上
銳意於為治凡法有害於民者一切蠲除之可謂善
矣然抑隸并振窮之寬民力役游惰其可無術乎將
欲數者之利而無其害學者宜知其說也幸悉陳之
以候采擇焉

志武不以功臣任職議者多非之史氏謂深圖遠筭
將有以焉其說安在

周德衰聖王不作寇攘爭取之禍起而名實不加於
天下久矣孔子懼而作春秋以明先王之法綱條大
小罔不畢舉善善惡惡因實徇情而輕重長短各中
權度無錙銖分毫之毫振幽顯微而亂臣賊子知懼
焉孔子沒更戰國至秦遂焚書坑學微言中絕漢興
六藝殘缺益久而後完而春秋之學列為三家雖異
端競起然自通才博識未有不由此而學也國家崇
尚經術以訓釋之造極其精微而於春秋獨廢而不
講是何耶議者欲置博士與諸經比或者其可乎幸

明言之將以告于有司

三代之政亡而暴君汙吏慢其經界天下無常產自
戰國以來尚矣民無常產則無常心乘之以饑饉則
老弱者操瓢囊轉乎溝壑壯者則聚而為盜此其常
也國家興利脩廢務以保民為心獨能無意於此乎
然乘千載之弊將欲追復三代之政使天下之人各
有常產宜何施而可委明言之抑亦觀諸君之所蘊
○三代教學廢而禮義之澤竭士無中行非特今日
也熙寧之初天子尤銳意於辟雍成均之法以作新
人材為務其有不在於茲乎然士雖無卑近之習而

信之道微車雕蟲之弊而浮誕詭異之風熾薄廉
恥而敦進取則士之失又不特無中行也今將欲追
三代教學之法以漸磨士類使無過行宜何施而可
博古之君子幸詳言之毋隱

荆江合蜀眾水所委源高而流下自夷陵以東地多
沮洳陂澤無高山大陵以為阻固所恃以禦水者隄
防而已人力一不至則靡潰千里瀦為平流不見涯
涘昔人有支為九河以疏淪之者而後水之為患消
荆人利之非一日矣瀕河之民玩習久安乃始盜河
為田而河之故道湮沒無復存者比年以來水患浸

劇而今歲為尤甚意者其職此之由乎國家脩明百
度置丞以貳令正以變移水陸為先務苟可以除民
患者夫無不舉也諸君親被其害者知其所自矣願
詳言之將以告于有司

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於斯三者不得已而去
之則先兵又不得已而去之則先食而信不可去夫
聖人恃民之信如此其重也國家遴選儒臣鎮撫茲
土師出有名士以義奮投甲徒揚以趨敵也馭舌之
首係頸束手為地千里紹成先志可謂盛矣議者猶
患兵食之不足而有成役轉輸之勞不可以特久諸

君境地相鄰宜習知其利害而承學之久孔子所謂
去兵去食而恃民之信友必有說也幸詳言之毋隱
○孟子沒聖人之道不傳六經微言晦蝕於異論士
不知所以學非一日也自熙寧以來訓明經術以幸
多士所以迪之可謂至矣然大學之道必先知所止
知所止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不知所止而欲應
酬曲當是猶射者未知正鵠之所在而欲取中也其
可得乎諸君承學之久宜知所止矣異時施於有政
將必有道也願試言之以觀攸趣

孟子言禹稷顏回同道夫回之在陋巷飯蔬飲水終

日如愚人然邈乎其若無意於世也禹思天下之溺者猶已溺之也稷思天下之饑者猶已之饑也其以身任天下之責可謂重矣則三人者疑若內外之不相及也而孟子曰易地則皆然則古之人所以修身善世之道蓋一而已後世道學不鬪士大夫窮而善其身則進無以經世之務汲汲於事功則退無以處簞瓢捭茹之樂自漢唐以來徃徃皆是也其失果安在哉國家比詔有司推原熙豐三舍之令播告之修所以迪士者至矣蓋將養天下之成材而望之以禹稷之事也承學之士宜知古人所以修身善世之道與夫後世之失躬蹈而力行之以副朝廷出長入治之選請試言之

三代之政亡暴君汙吏慢其經只天下無常產自戰國以來尚矣民無常產則無常心乘之以饑饉則流亡轉徙救死之不暇欲驅而之善尚可待乎國家修明百度凜凜乎成周之際矣議者欲為限田之法漸復古制此三代甚盛之舉也然豪宗大族富連阡陌一旦奪其有餘以與不足得無紛紜乎此當今之要務施設之方學者宜知其說也幸詳言之將以獻于有司

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此天下之常分
古今之通義也先王度地以居民分田以制祿五家
之寡則以下士長之其治野人可謂詳矣自比長
而上至于鄉老大夫皆養於野人者也一鄉之廣又
二千五百家而已以今較之猶非赤望縣之比也而
卿大夫士列於其間無慮數千人豈不冗且多乎先
王未嘗以餼廩為憂而野人之養君子者亦不以為
厲今之郡縣官有常員宜其易祿矣而議者每以冗
官為患何也國家修飾治具將復三代之制致治之
原有在於此學者宜知其說也泰著于篇

極函三為一一而三之歷十二辰而五數備陰陽
合德氣鍾於子而黃鍾之實全焉其長為度其籥為
量其重為權其實一也三者立斯民不約而信矣故
曰律為萬事根本而舜所以同律度量衡而天下治
也周衰變秦反古是今變亂先王之制無復存者魏
晉而下因陋襲弊律尺不同而諸儒紛紛無復稽正
權衡度量至或家自為之莫能相一上無以考其數
度下無以立民信而禮樂亦或幾乎熄矣可勝悼哉
國家審法度修廢官凡先王為治之具蓋無不舉矣
而舜之所以同律度量衡與孔子所謂謹權量者或

龍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三
未備也獨何歟豈本末先後固有序歟諸君講明經
世之務詳矣願悉陳之

龍山先生集卷第十五終

七代孫

龍山先生集卷第十六

書一

見明道先生

其鄙朴無知不量力之不足也竊慕古人之學誦其
書論其世想見其為人而師之有日矣然以淺聞卑
見未能灼知古人大體故刻意雖堅終未有得也嘗
觀古之為士者所至遠近雖不同其秉節勵行皆有
以自立於世豈其材悉能過人耶特以先王教學之
道明而士於此時無私習之蔽故也周道衰庠序之
法廢故家遺俗隨以熄滅幸而有孔子出焉振先王

已墜之教，駕說於當世而從之游者，若參之魯師之
辭，由之喭師之過，商之不及其材，固非有大過人也。
然其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而餘言遺行，有後世宿儒
皓首而不能窮者，則士之得所依歸，豈曰小補之哉。
自秦漢迄于魏晉隋唐之間，明知之士，見於其時，不
無人矣。間有一節一義，可侷於世者，槩以聖人中道
非過則不及，豈其材皆不逮古耶？徒以學無師承，不
知所以裁之故也。以今較古，則學之難易，又可知已。
且三代而上，道德明而異端熄，邪說詖行，不作於下。
士之朝夕蹈襲者，無非禮樂之間，則其學豈不易致。

耶？末世以來，諸子百家異端竝起，是非紛錯，無所考
正。士之始學者，如適九達之衢，從橫曲折，眩然莫知
所之。非有導其前，則終身未見其至也。嗚呼！師道廢
久矣。後世之士，不能望見古人之萬一者，豈不以此
歟？其嘗悲夫世之人，自蔽曲學，不求有道者正之，而
又自悲其欲求有道者而末之得也。調官至京師，於
朋游間，獲聞先生之緒言，鄙俗之心，固以潛釋。於是
慨然興起曰：古之人，其相去甚遠矣。尚或誦其詩，讀
其書，論其世，想見其為人，而師之，又况親逢其人哉。
其往不可後矣。此區區所以有今日之請也。先生其

將哀其愚憫其志而進之使供洒掃於門下則千萬
幸甚

寄明道先生其一

自奔走南歸不聞誨言久矣所居窮僻賢士大夫不
至其境每學有所疑則中懷罔然思所以考正徒此
嚮瞻望而已附語者以其視聽不用耳目故能傳死
者之事有人所不知者既已聞命矣然其所以能視
聽不用耳目則未聞其說古者冠婚喪祭必筮之吉
然後行事則古之人其動作未嘗不擇日也其旨安
在春秋不書即位者四隱莊閔僖是也諸儒之論紛

然算知所從左氏謂隱公為攝以經考之則隱非攝
明矣然三傳皆謂有讓桓之志其果何也先王之時
諸侯疑無相盟之事然考之周官司盟之職曰掌盟
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覲禮朝
諸侯於壇訖乃加方明於壇而祀之列諸侯於庭玉
府共珠盤王敦戎右以玉敦辟盟遂後之贊牛耳桃
菊司盟北面詔告明神諸侯以次歃血則諸侯相盟
禮所有也不識二禮之說果可以為據耶抑亦附會
之說耶春秋之凡書盟者又何謂也春秋七月天王使
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以傳考之則仲子者惠公

之妾桓公之母也。從之說者皆以為惠公之母。其曰惠公仲子者，以別惠公之母耳。其不同若此，何也？春妹之學不傳久矣，每以不得從容左右，親受指誨為恨，鄙心所疑非止一二，但未敢縷陳，恐煩聽覽耳。惟先生不以愚鄙見棄，一一見教，幸甚。其

某嘗欲治春妹讀之數卷，淺識未能窺見其門戶，遠去師席，疑無質問中，欲較之又惜其初心之勤，惓惓不能自己，誦習之餘，每安有所億，然未知聖人之旨果可以如此求否，謹錄之以質諸左右，儻因暇時一

賜觀覽，正其非謬，以開導之，則幸甚矣。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鄆，段以不義得衆，公弗能制，終欲制之，畏人之多言，則克段者鄭伯而已，非國人之所欲也。故不偁國討而書曰鄭伯，蓋交譏之也。夫仁人之親愛其弟，非徒富貴之而已，亦必為之節也。富貴而不為之節，使之驕慢陵僭，以速禍敗，則其親愛之也適所以害之耳。故詩稱鄭伯不勝其母，以害其弟，而春妹書曰鄭伯克段，正謂是歟。夫克者勝敵之辭，以勝敵之辭加之，則段之強可知矣。段之強由辨之不早，辨也。日有食之，穀梁曰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

有食之者言有物食之也夫日月之變有常數焉此
巧曆所能窮也而春秋記以為異者蓋先王克謹天
戒因以正厥事則日之有變豈徒然哉必有以也故
書曰日有食之而其辭若有食之者蓋所以歸咎於
人事而不以常數為不足畏也桓元年三月公會鄭
伯于垂鄭伯以辟假許田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
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夫宋督
殺其君而公成其亂取郟大鼎以歸公弑隱公而鄭
伯會公于垂以辟假許田則魯之亂鄭伯成之也不
書為內諱也夫鄭伯之假田與公之取鼎其求賂一

也而書之異辭內外之分然也三年夏齊侯衛侯胥
命于蒲胥命蓋若葵丘之會束牲載書而不歃血有
五命之類是也齊衛遠國莫為命主故曰胥命也至
治之時諸侯述職以聽天子之命而已何胥命之有
哉然葵丘之會不書命何也蓋五霸桓公為盛葵丘
之會實為盟主故不書命蓋不與其擅命也其他若
及宋之類義例甚衆并前書所問皆未能略賜疏
示乃至願也澆瀆左右徒用愧畏惟先生誨人不倦
未拒絕之幸其

寄伊川先生

其竊謂道之不明智者過之西銘之書其幾於此乎
昔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雖顏淵仲弓之徒所以告
之者不過求仁之方耳至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
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言仁之盡最親無如此者然
本體用兼舉兩言之未聞如西銘之說也孔孟豈有
隱哉蓋不敢過之以起後學之弊也且墨氏棘塗固
仁者之事也其流卒至於無父豈墨子之罪耶孟子
力攻之必歸罪於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慮
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弊正謂此耳西銘之書發明聖
人微意至深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無

愛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歸罪於橫
渠也其竊意此書蓋西人共守而謹行之者也願得
一言推明其用與之竝行庶乎學者體用無明而不
至於流蕩也橫渠之學造極天人之蘊非後學所能
窺測然所疑如此故輒言之先生以為如何

伊川荅論西銘

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纔一觀便為人借去俟
更子細看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
在正蒙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
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

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無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無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則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荅伊川先生

示論西銘微旨。曉然具悉。如侍几席。親承訓誘也。幸甚。幸甚。昔從明道。即授以西銘。使讀之。尋繹累日。乃若有得。始知為學之大方。是將終身佩服。豈敢妄

疑其失。比同於墨氏。前書所論。謂西銘之書。以民為同胞。長其長。幼其幼。以鰥寡孤獨為兄弟。之無告者。所謂明理一也。然其弊無親親之殺。非明者默識於言意之表。烏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故切恐其流遂至於兼愛。非謂西銘之書為兼愛而發。與墨氏同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為而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謂推之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無事乎推矣。無事乎推者。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物而平施之。茲所以為仁之至。義之盡也。何謂稱物。親疎遠近。各當

其分所謂僭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其昔者竊意西銘之書有平施之方無稱物之義故曰言體而不及用蓋指仁義為說也故仁之過其蔽無分無分則妨義義之過其流自私自私則害仁害仁則楊氏之為我也妨義則墨氏之兼愛也二者其失雖殊其所以得罪於聖人則均矣西銘之旨隱奧難知固前聖所未發也前書所論竊謂過之者特疑其辭有未達耳今得先生開論丁寧傳之學者自當釋然無惑也相去阻脩未緣趨侍以請畢餘教茲為恨耳

與楊仲遠其一

得所惠書謂能不變於俗此固區區所望而吾子所當勉也甚慰甚慰道廢千年學士大夫溺於異端之習久矣天下靡然成風莫知以為非士志於道者非見善明用心剛往往受變而不自知此俗習之移人甚可畏也若夫外勢利聲色不為流俗詭譎之行以是為不變於俗則於學者未足道也吾子勉之先帝睿聖方將大有為而遽有凶變如此固天下所同戚也今天子即位務在寬民一時聚斂之臣遷謫殆盡東州民吏如釋重負息陰休返而遇清風也幸甚

事甚不知吾鄉友覺如此否司馬君實已作兩府甚
慰民望伯淳先生近自汝召作宗丞想已在京師君
玉或未歸計早晚當勉之令就學也某苟祿如常賤
吏冗職無補於萬分而舊學日廢以此易彼孰得孰
失

其二

近日不審為學何地。向者欲往定夫處。今果然否。夫
為己之學。正猶饑渴之於飲食。非有悅乎外也。以為
弗飲弗食則飢渴之病必至於致死人而不學則失
其本心。不足以為人。其病蓋無異於飢渴者。此固學

之不可已也。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
後可以漸進。俛俛然算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多
見其難矣。此理宜切求之。不可忽也。某迂拙之學。無
以希世。而望古不及。又不自量力之不足也。猶孜孜
不已。宜為後生豪俊之所憫笑。而乃過為吾弟之所
取信。故尤區區不敢嘿也。惟亮之。

其三

辱示高文。用意精澁。益見好學之篤也。夫養氣之道。
如治苗然。舍之而不耘。則有稂莠之傷。助之長。則握
之而稿矣。其說是也。然將不舍而耘之。則宜奈何與。

夫助之長者又何辨此近似之際體之者尤當慎擇也夫以天廢人以人滅天固不可也然養氣者不廢人不滅天則天人猶兩立矣烏觀所謂合一者哉反身者反求諸身也蓋萬物皆備於我非自外得反諸身而已反身而至於誠則利人者不足道也伯夷求仁而得仁子貢以是知孔子不為衛君其言正為讓國而發至於天下視之為太就則夷齊非求為此也烏得以此為求仁之効哉是猶未免以返論也生之謂性未有過也告子論生之所以謂之性則失之矣老氏之有無佛氏之色空蓋將明天下至順非有人物之異也老子以有生於無又曰有無之相生是不知有無一氣矣正蒙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卒陷於浮圖以山河大地為見病之說山河大地正指物言之也若謂指物言之可也則浮圖見病之說不足非矣此與佛氏以心法起滅天地爰當究觀所謂心法起滅天地之旨未易以一言攻之也爰詳味之如何或有未盡無惜疏示

其四

寄示襟論用意精確益見好學之篤也甚慰甚慰夫克己者揚雄所謂勝己之私是也反身而誠則常體

而足無所克也。故前書論反身與克己異意耳。要詳考之。告子知生之謂性。而不知生之所以謂之性。故失之。非生之謂性。有二說也。特告子未達耳。乾之六爻有臣位。而坤之六爻無君位。夫乾之九二。雖曰有臣位。然君德也。故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其此之謂乎。用是求之。則乾坤君臣之位。可推而知也。某在此。雖多事。友時得開卷。聞於經史。頗有論著。并所講乾坤義。無惜錄示。冗迫書不能究。

其五

世之學者。皆言窮達有命。特信之未篤。某竊謂其知之未至也。知之斯信之矣。今告人曰。水火不可蹈。人必信之。以其知之也。告人曰。富貴在天。不可求。夫必曰。然而未有信而不求者。以其知之不若蹈水火之著明也。孟子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又曰。得之不得。為有命。世之後生。晚學讀孟子者。皆知之矣。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豈今之後學者。皆能如孔子。必至五十而後知耶。蓋孔子之所知。殆不止此也。宦學之餘。試一思之。如何。

其六

諸子之學折諸聖人猶望洋向若其辨自屈也儒佛之論造其極致則所差眇忽耳其義難知而又其辭善遁非操戈入室未易攻也雖橫渠之博辨精深猶未能屈之為城下之盟況餘人乎置而勿論可也要當深造而自得之則其辨自見矣近日治經讀史如何家居既不為外事湮汨諒須精到也或有論議寄示為幸先生書錄去其到此未暇開卷西廳稍寬曠有園亭足以自適旬日事漸定計可溫尋舊學也冗迫不能盡萬一

寄程二十三其一 明道先生子汝陽簿

自去年夏曾奉問并穎川書一角及得吾友遞中附到八月書乃知未達不審此書竟能達否某正月盡離鄉四月初方到官所敝司事稍簡不至廢學然彭城士類凋落友朋絕少索居終日無過門者不聞道義之益恐遂默默浸為庸人深可憂畏追思在穎之樂進趨文席退講所聞邈不可得汝陽邇日所遊從者何人所讀者何書因書示及未涯良會惟希力學慎愛

其二

為別後兩年、窮居寡處、便郵置安否之間、彼此曠絕、傾
念之至、每形夢寐、邇日不審起居何如、某到官逾月
矣、人事稍息、過此漸可追尋舊學、汝陽友不至多事
想不廢讀書、因風頤以所得來告、尚遠高論、暑毒切
異自重、

與楊君王

久別不審為況何如、比得足下書、辭旨超邁、慨然似
有志者、甚慰甚慰、夫君子之學、求仁而已、孔子之徒
自子貢以下、其說有未聞者、而吾子自謂知之、其所
造遠矣、然知之者、不如好之者、願加好焉、則異日所

進未易量也、某諸况如昨、無足念者、未間千萬加愛

與楊孟堅

相去之遠、不及朝夕、趨侍款奉、談論中懷、歛然、每以
為恨、欽慕之至、不能去心、夏熱伏審、尊候起居、萬福
吾丈以高才盛德、宜在顯位、以澤吾民、久沉下僚、不
副輿論、然清時引年、五福兼備、蟬蛻囂塵之中、俯仰
泉石之下、高蹈物表、與世之酣豢富貴而不知反者、
有間矣、此固括人之所榮、非常俗可到、欽羨欽羨、詩
二篇、輒浼左右、辭鄙意陋、不足以游揚盛美、徒有累
乎高明耳、慙悚慙悚、

平高即其想刺神

二篇神氣玄玄翰滿意則下以心游游遊美於

百間矣地固跡人之何樂非常計下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六終

臨與論燕前部序十五部無辭難勉苦

奇火心高木益燕五并照計以戰吾力

為耶地慕之至下請去以夏也外深真

昧去之燕不及腹又燕計想奉籍倫中

燕未及量也其燕以也無五合皆未聞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七

書二

與鄒堯叟

堯叟名夔劉執中婿

遞中伏辱賜教并以詩見酌辭精旨遠

君子篤於故舊何以及此幸甚幸甚仍

萬福又良慰也某窮居下邑與世不相

行無所從閉門一室聊以自娛俯仰几

乎詩書之淵雖鄙鈍無所得然與世之

色以昏聾其耳目者較之其大足樂矣

友之訓於中不無歎然也未涯趨會切

與林志寧 無憊然也未或鼓會以亦或固會書
事稍息過此漸可追尋舊學汝陽友不至多事想不
廢讀書因風願以所得見告尚遠高論暑切冀自重
與吳國華別紙

朝廷議更科舉遂廢王氏之學徃徃前輩喜攻其非
然而真知其非者或寡矣某嘗謂王金陵力學而不
知道妄以私智曲說眩瞽學者耳目天下共守之非
一日也今將盡革前習奪其所守吾畏學者失其故
步將有匍匐而歸者矣國華為士人依歸欲何術以
開後學乎幸明告我庶警不逮

答吳國華

辱賜教仗審夏熱起居平寧甚慰懷仰仍蒙諄復誨
諭開其所未悟幸甚幸甚然其間似有未相悉者義
不可苟止且某於程氏之門所謂過其藩未入其域
者也安敢自附為黨與以攻王氏之學夫王氏之學
其失在人耳目誠不待攻而攻之者亦何罪耶昔人
有為神農之言者其徒自以為聖而孟子鄙之曰缺
舌之人仲子之庶孟子則曰矧而後可伯夷柳下惠
皆聖人也至其隘與不恭孟子則曰君子不由仲尼
之門三尺童子羞稱管晏人有毀仲尼者其門弟子

皆稱譽以為不可及若孟子者豈喜攻人之惡而為孔氏徒者率皆不顧於義立黨尚氣相攻耶不然何為其友紛紛說說也蓋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孟子所不得已也孟子時去孔子未遠其徒相與傳守故其流風餘韻猶有存者當是時楊墨肆行孟子且不能默而拒之至不知者以為好辯況今去孟子千有餘歲聖學失傳異端競起其害有過於楊墨者幸而有得聖人之道者則曰吾不敢攻人之惡姑自守而已為其徒者又畏天下指為黨人遂皆膠口閉舌不敢別白是非則世之人亦何賴乎知道者哉其以

為如是恐非聖賢之用心也其自惟淺陋不足取合於世故未嘗敢輒出所有告語於人以取譏訛竊謂於國華不為同道故妄肆狂瞽瀆聞乎左友非敢攻人之惡蓋欲審其是非以觀朋友之合否耳然前書所論謂王氏不知道而已語人不知道即謂之攻人之惡是必譽天下之人為聖賢然後可也自守所學以排異端即謂之立黨尚氣相攻是必無擇是非一切雷同然後可也國華謂王氏固多不中理之言言有不中理皆不知道者也由漢而來為傳註者多矣其言之合道者或自過半然不可果謂之知道者以

不中理者多故也。古之言知味者稱易牙。夫豈以辛
鹹酸苦人皆不能知耶。然必以易牙為知味者。謂淄
澠之合而不失也。如易牙亦時有中否焉。即謂之知
味。則天下皆易牙也。何足相過哉。國華謂知道與盡
道者固異。又曰知道而未盡。則不能無惑。故王氏末
年溺於釋老。又為字說。此為大戾。夫知道者果且有
大戾乎。且王氏奉佛。至舍其所居。以為佛寺。其徒有
為僧者。則作詩以辨就其志。若有羨而不及者。夫儒
佛不兩立久矣。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又佛之去
中國。不知其幾千萬里。正孟子所謂駭舌之人也。王

氏乃不會其是非邪正。尊其人師其道。是與陳良之
徒無以異也。而謂知道者為之乎。夫所賢乎知道者。
謂其能別是非審邪正也。如是非邪正無所分辨。則
亦烏在其知道哉。然以其博極羣書。其故謂其力學
溺於異端。以從夷狄。其故謂其不知道。國華母謂其
何以見其如此也。且古人之於道。蓋有知之未盡。行
之未至者。如燕人適越。至吳而止。則可謂行之而未
至。觀越之都。望其郭郭城社。而未能究知宗廟之美。
則可謂知越而未盡。若夫將適越而北。其轅則不可
謂行之未至也。指吳為越。則不可謂知之未盡也。今

王氏所行皆此其轅者也尊佛老為聖人是指吳為
越也烏得謂知之未盡行之未至耶昔者管仲以區
區之齊乃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曾西猶謂其功烈
如彼其卑也而羞比之王氏擅天下利勢其功烈無
足稱者非特卑而已矣然則知道者固無補於治亂
也而士大夫烏用知道為哉以王氏之博物洽聞且雖
窮日夜之力以終身焉不暇望其至也若以知道如
王氏而止則其不暇與聞焉國華所論孔子之徒皆
未可以一言斷其終身也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
而聞則其始之未聞何足怪哉然其後之所進者遠

矣但學者未之考也國華謂詔書無廢王學之命其
觀王氏之學其精微要妙之義多在字說既已禁之
則名雖未廢而實廢之矣雖然廢不廢君子何容心
哉謹守其是者而已矣前書所以及之者為應科舉
者言也人行急辭不逮意國華誠思之如何如未中
理願更疏示當謹承教也

寄俞仲寬別紙其一

闕之八州惟建劔汀邵武之民多計產育子習之成
風雖士人間或為之恬不知怪其嘗竊悼之恨世未
有誠意足以感格流俗者與之廣諭曲辭使少變其

由得接教論若將引至於道者使驚鈍之質增激懦
心慨然知聖人之可窺而忘其力之不足也幸甚幸
甚迫於之官不得款奉徒深歎然耳因風幸時見教
乃所願望

其三

順昌之學久不正師席得長者番意學者幸幸好德
云何有意相從否邑令師諸生詣門嚴帥之禮自近
年以來未有如此者固有道者之不宜辭也某亦有
書勉之矣

答吳仲殷

承示雜論文高旨遠玩味數日欣然不知登涉之勞
道途之遠也開發未聞者為多幸甚幸甚然其間於
鄙意猶有所疑者若孔子諾陽貨將仕為無所屈嘗
面講之矣此不復論夫屈身以避患君子有之至無
義而屈身雖鄉里自好者不為也況於孔子乎孟子
特未嘗罹患耳詎知其不屈耶罹患而不屈卒至於
自陷則非明哲也中庸曰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以孟子為過之則與不肖者無以異何以為孟子韓
子曰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其意蓋曰由仁
義而之焉斯謂之道仁義而足乎已斯謂之德則所

謂道德云者仁義而已矣故以仁義為定名道德為
虛位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仁義性所有
也則捨仁義而言道者固非也道固有仁義而仁義
不足以盡道則以道德為虛位者亦非也孔子曰形
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
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則
仁知者乃道之一隅果不足以盡道也如仲敢所引
和順道德而理於義又引士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
游於藝其謂若以道德為虛位則士依於仁足矣又
奚必至於道據於德理於義足矣又奚曰和順道德

有可以和順有可以志據則道德固非虛位也章子
之不孝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而
仲敢乃獨責其反於舜使其行合於舜則是聖人之
徒也孟子固當進而反之豈獨禮貌之而不絕歟夫
原壤登木而歌夫可謂不孝矣孔子猶不棄之若章
子者不亦可乎文帝之去肉刑其用志固善也夫紂
作炮烙之刑其甚至於剗剔孕婦則雖秦之用刑不
慘於是矣而商之頑民夫非素教不聞周繼之而廢
肉刑豈武王周公皆忍人哉若文帝之承秦蓋夫務
為厚養而素教之取不思所以教養之而太肉刑是

夫圖其未也則王通謂其傷於義恐未為過論及夫廢之已久而崔鄭之徒乃驟議復之則其不知本末也甚矣孟子曰易子而教蓋考之孔子為然也鯉趨而過庭孔子問之曰子未學詩乎不學詩無以言他日鯉趨而過庭又問曰子未學禮乎不學禮無以立陳亢曰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若孔子自教之則鯉之所未學者蓋未知之矣又奚問焉陳亢又奚稱曰君子之遠其子也書曰羣飲汝勿侏畫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以令言之則羣飲宜不至於殺也然先王之時處民有制故庶民無故不食珍七十

而後可以食肉無故而食珍且不可况飲酒乎飲酒且不可况羣飲乎書稱商其淪喪乃在乎萬姓沉酗于酒而武王數紂之罪亦不過乎沉湎則酒之流遂至於此天下其禍大矣夫紂為人君猶以飲酒為大惡况凡民乎雖殺之恐未為濫刑也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先時不及時者其輕重與群飲者豈相遠哉而皆至於殺蓋先王以為急而後世以為緩者率多此類也仲敢之學發明聖賢大旨極多固非淺識者所能窺測然朋友講學不可苟異亦不可苟同當各出所有以為皆無同趨於是而後止其之所見者如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此仲敢試以之如何果未中理願詳見教以開未悟
寄翁好德其一

前日公皂還倉卒奉問不謹深用惶愧為別踰月不
審孝履何如伏惟萬福某愚無似加以齒少視公為
前輩每辱眷遇進之為執友之游願何足當自惟直
諒多聞之益所得於長者多矣然至於古人為學之
大方則語未嘗及也今茲經由因得奉晤語慨然乃
自進於聖人之學非篤信好古其何能爾益使昏懦
之心思自奮勵銳然知聖域之可到而不知愚鄙之
不可疆也幸甚幸甚方且進已之有挹公之餘以相

扶助屬之官有期遽然西歸不得容以盡講習之樂
至今猶以為恨然嘗謂君子之學求仁而已伯夷之
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皆聖人也其道不同而趨
向則同者何曰仁而已矣故古之君子雖相去千里
相望異世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未嘗同及考其所歸
若合符契然則吾徒所學又奚必朝聞而暮講之歟
要同歸於仁而止苟知此則前日之遽然猶不足恨
也夫求仁之方孔子蓋言之詳矣然而親炙之徒其
說猶有未聞者豈孔子有隱於彼歟猶之大匠能誨
人以規矩不能與之巧故言之在我聞不聞者在彼

雖聖人亦不能進其不及也。後世之士未嘗精思力
究，妄以膚見臆度，求盡聖人之微言，分文拆字，寸量
銖較，自謂得之，而不知去本益遠矣。夫至道之端，固
非筆舌能盡也。要以身體之心驗之，雍容自盡於燕
閑靜一之中，默而識之，無忘於書言意象之表，則庶
乎其至矣。反是，皆口耳誦數之學也。嗚呼！道無傳久
矣，舉天下皆溺於未習，不有豪傑之士，孰能自拔流
浴，以追聖學？若某之不肖，豈敢自謂能爾。幸嘗側聞
先生長者之餘論，竊有志焉。尚賴朋游共學，左右提
掖，相進於此道，每得一人焉，則通夕不寐，喜見顏面，
今又得吾好德，益知朋友之足望也。區區臨紙，不能
盡萬一，未間惟力學慎愛。

其二

明道行狀計已讀之，惟吾先生道學行義，足以澤世
垂後，進不得行其志，退未及明之書而死，使其道將
遂泯滅而無傳，則學者不忍焉。此行狀叙述，所以作
也。道廢千年，士不知所止，故物我異觀，天人殊歸，而
高明中庸之孝，折為一致，天下泯然，莫以為非也。故
行狀之未深論吾先生之趨，以明世季之失，庶幾志
道之士有聞風而是者，則行狀之傳，蓋將以明道非

如長者所疑也。幸亮之某向亦嘗作哀辭一篇。謾錄去。試一觀之如何耳。好德閑居與學者相聚。勢未能免。仲寬禮意勤厚。不必辭若於僧寺中得十數人而止。如公前日之言。固善矣。但恐同邑之士。翕然從之。則公亦不得而拒也。使縣庠一空。則於邑中事有所未順。公更思之。嘗許見過。尚能如言否。非敢望也。乃所願耳。

與俞彥修其一

名寰仲寬子

某昏蔽之久。無以自發。幸蒙君子不見鄙外。曲加獎引。猥賜示問。過自損抑。若將有求者。某何以當之。所

論方寸之間。暗浪時時。間作此病。豈獨公耶。蓋學而通患也。從心不踰矩。孔子至七十而後能。況餘人乎。苟未至七十。則猶須操而後存也。故孟子論不動心之道。友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曰。持之曰。無暴。則是雖孟子猶不敢任其自爾也。雖然。忘之不可也。助長又不可也。其用力固有在矣。循是克之。使吾胸中浩然。則暗浪豈不自息歟。澆瀆高明。非敢謂足以資足下之所須。姑欲取正其是非耳。言之是耶。固願與朋友共之。或未中理。幸明告我。庶警未悟。

某其二無與人

諸篇又學未盡而世累

其愚無似無過人器識又學未優而仕為世界羈纏
 堅白未能萬一於古人而磨涅不已幾何而不至於
 潘璘歟從遊之徒又無歲規磨切之益恐遂至於目
 盲齒豁老死於無聞故每逢學士真儒則愧汗惕息
 發於顏面豈意足下收憐猶以君子望之幸甚幸甚
 敢不刻意自勉庶幾不負所期耶未涯良晤馳想何
 已其友曰其志無異其原曰其志之曰無異其原
 答陳子安辭謝辭謝而對其出也孟子論不德已
 向侍朋友之愛不量可否安以書勉公為祿任重承
 錄示高文開諭丁寧徒用慙悚所謂君子之為貧者

多術矣誠如所論也然某竊謂占之為貧者豈特耕
 稼陶漁而已乎膠鬲起於魚鹽百里奚起於市苟不
 失義雖賈儉可為也然君子亦任其力之所能堪不
 彊其力之所不能任今使吾徒耕稼能之乎不能也
 使之陶漁能之乎不能也使與市人交易逐什一於
 錐刀之末能之乎不能也舍是數者不能則是將坐
 待為溝中瘠耳而可乎不然則未免有求於人如墻
 間之為也與其屈已以求人孰若以義受祿於吾君
 為安乎前書招為祿仕者殆為此也子安之學究極
 聖賢之蘊其所以自謀必審矣苟能任其力之所能

堪而不失理義之歸亦何必仕哉然君子之仕有時
而為貧古人有之商考之詩是也孟子豈虛語哉若
曰為貧而仕古人無有則予友未敢聞命也



軍人肖碧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七終

